

## 明代畫家彩色本草插圖研究\*

鄭金生\*\*

明代五種畫家所繪彩色本草圖譜及其傳摹本共有一萬零七百零九幅插圖存世。其中以《本草品彙精要》繪成時間最早。該書一千三百六十七幅插圖中，據《證類本草》墨線插圖敷色仿繪者七百幅，新增圖或改繪的插圖六百六十七幅。該書的寫生插圖學術價值很高，但也存在憑文字或想像繪製插圖的弊病。此後四種彩色本草圖譜均在《本草品彙精要》的基礎上摹繪或增刪而成。《金石昆蟲草木狀》、《本草圖譜》係摹繪本。《食物本草》有圖四百九十二幅，內新增二百七十九圖，以百餘幅水液類輔助圖和飲食物品種圖為特色。《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存圖一千一百五十三幅，新增人部藥輔助圖和二百二十四幅炮製圖是其特色，後者前所未有地展示了諸多古代炮製技術實施的場景和器具。鑒於畫家缺乏藥學知識，忽視本草圖的科學屬性，以致憑文字和想像創造出許多缺乏本草學術意義的藝術品，並賦予古代本草插圖每多輔助圖（包含人物活動）的特性。因此，明代畫家彩色插圖雖然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但其本草學術價值仍不可高估。

關鍵詞：本草 本草插圖 《本草品彙精要》 《食物本草》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 《金石昆蟲草木狀》 《本草圖譜》

---

\*本文受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特定領域 A2「東亞漢籍醫藥書的出版流通及相互影響」課題資助。感謝提供諸多幫助的真柳誠教授、文樹德(Prof. Paul U. Unschuld)教授、曹暉研究員、蕭永芝副研究員、張賢哲教授、黃龍祥研究員、裘儉主任、碩士研究生白華、林萍小姐，以及相關的各國圖書館。

\*\*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

## 一、引言

本草著作中的插圖是鑒定藥物種類、輔助文字表現藥物某些特定內容（如炮製、生長環境等）的重要手段。好的本草圖具有很高的藝術和科學價值。

唐代《新修本草》所附《藥圖》二十五卷，「丹青綺煥，備庶物之形容」，<sup>1</sup>最爲世人稱道。但本草文、圖相輔而行，唐以前已然多見。<sup>2</sup>正史最早記載的本草圖是《隋書·經籍志》中的《靈秀本草圖》六卷、《芝草圖》一卷。<sup>3</sup>出自畫家之手的本草圖，不僅實用，也是珍稀的藝術品。〔唐〕張彥遠（約 815-875）《歷代名畫記》就記載了貞觀年間(627-649)名畫家王定(580-668)的《本草訓誡圖》、原平仲（隋以前人）《靈秀本草圖》以及《神農本草例圖》一卷。<sup>4</sup>唐明皇李隆基(685-762)御製的《天寶單方藥圖》圖文並茂，至北宋仍殘存一卷。<sup>5</sup>作爲宮廷的本草藥圖，其繪圖者當有畫家參與。

宋《本草圖經》(1056)是現存最早而且最完整的本草圖譜，存墨線藥圖九百三十二幅。其藥圖素材來源於各地進獻的寫生圖及部分內府

---

<sup>1</sup>見〔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卷1，頁29，「孔志約序」。

<sup>2</sup>鄭金生，〈《唐本草》以前的本草圖〉，《中華醫史雜誌》10.2(1980): 82。

<sup>3</sup>〔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34〈經籍志〉：1044。

<sup>4</sup>〔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收在《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812冊，頁313-314。

<sup>5</sup>〔宋〕蘇頌，〈本草圖經序〉，收入《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1，頁26。

藏品，其中包括彩圖。<sup>6</sup>今存最早由畫家所繪本草彩圖是南宋王介的《履巉巖本草》(1220)。王介「善作人物山水，似馬遠、夏珪；亦能梅蘭」。<sup>7</sup>他取所居之地（杭州慈雲嶺）<sup>8</sup>的草藥寫生繪成圖形，今存兩百零二幅圖，其科學性及藝術性均為古本草彩圖之佼佼者。

明以前畫家繪製藥物和動植物圖的史實，對明代畫家投入本草繪圖肯定有積極的影響。明《金石昆蟲草木狀》趙均(1591-1640)序云：「嘗閱勝國鄭氏《通志》，謂成伯璵有《毛詩草木蟲魚圖》，原平仲有《靈秀本草圖》，顧野王有《符瑞圖》，竇師綸有《內庫瑞錦對雉鬪羊翔鳳游麟圖》，又於符瑞有靈芝、玉芝、瑞草諸圖，今皆逸而不傳矣。」<sup>9</sup>趙均所云，足證古代畫苑藝術品中，本草實物繪圖確實占有一席之地。

繪畫是一門特殊技藝，畫家依據寫生繪製的圖形，其科學性將大大加強。王介《履巉巖本草》即是一例。其藥圖之精細，無須文字就能鑒定出絕大多數植物來源。本草學家趙燏黃先生(1883-1960)對此書稱贊有加：「本圖朱砂礦綠，曆久如真。鐵畫銀鈎，古樸有力。」趙先生順帶評價了兩種明代彩色本草：「宋以後之本草圖墨迹，以余所見，惟有明畫家趙文倬所繪者，可以並駕。他如明內府所藏《本草品彙》圖，雖亦色彩兼施，然自鄙以下矣。」<sup>10</sup>然趙老先生今日若健在，則必另有高見。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趙老先生僅知明代有劉文泰（明

<sup>6</sup> [宋]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引《本草圖經》「臙胸臍」條：「今滄州所圖乃是魚類而豕首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點」；「漏蘆」條：「今諸郡所圖上……秦州者花似單葉寒菊，紫色，五七枝同一萼上；海州者花紫碧，如單葉蓮花。」據此，各地所上之圖應該是有色彩的。

<sup>7</sup> [元] 夏文彥，《圖繪寶鑒》（元至元二十六年刻本），卷4，22葉。

<sup>8</sup> 鄭金生，〈《履巉巖本草》初考〉，《浙江中醫雜誌》1980.8: 338。

<sup>9</sup> [明] 趙均，〈金石昆蟲草木狀敘〉，見[明] 文倬，《金石昆蟲草木狀》（明[1620]彩繪本），卷首。

<sup>10</sup> 趙燏黃，〈跋〉，見[宋] 王介，《履巉巖本草》（趙燏黃複製本），附頁。

成化、弘治間太醫院判)《本草品彙精要》和文俶(1595-1634)《金石昆蟲草木狀》，且對《本草品彙精要》內容語焉不詳，<sup>11</sup>甚至認為該書還不如其摹繪本《金石昆蟲草木狀》。然而近幾十年來發現的多種明代彩繪本草圖，已令人眼花繚亂。因此，深入研究近代發現的多種珍貴的明代畫家所繪彩色本草圖，即為本文主題。

明代畫家的彩繪本草圖譜，罕見於一般書志。直到二十世紀初，學術界始知還有明代唯一的官修本草《本草品彙精要》，但仍不敢想像這深藏內府的《本草品彙精要》，竟會在當時的畫家之間不脛而走，反復傳抄，並出現多種後續性圖譜。本文研究將表明，這些均出畫家之手的彩繪本草圖全都源於《本草品彙精要》(1505)，其現存插圖數量和種類之多，令人驚異。概而言之，《本草品彙精要》的後續性本草圖大致可分為三類：

**傳抄摹繪類**：即複製《本草品彙精要》圖文，保持原書名稱及形制。此類附有插圖的《本草品彙精要》摹繪本至少有九種（或全或殘）之多。

**改編轉繪類**：僅轉繪《本草品彙精要》之圖，且改變書名。此類書有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周祐（清初人）、周禧（約 1624-1705）《本草圖譜》二種。

**承襲增補類**：即從《本草品彙精要》中轉繪若干藥圖，又另外增繪若干新圖，文字則全然不同於《本草品彙精要》。此類書有明佚名氏繪《食物本草》和《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兩者又各有一種傳抄本。

上述三類本草圖譜按書名計則有五種，按存世部數計則有十五部。要全面系統研究這許多收藏分散的明代本草彩圖殊為不易，更遑論將其互相比較。但如果不進行系統比較，則無法瞭解它們之間的承

---

<sup>11</sup> 趙燦黃，《本草新詮》（哈爾濱：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頁 306。

繼關係，並作出合乎史實的評價。爲此，本文擬研究上述明代畫家所繪本草彩色插圖的特色、依據及科學價值，並通過比較，尋找它們互相之間的聯繫。其中研究重點是含有創新圖的三種本草圖譜——《本草品彙精要》、《食物本草》、《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另簡述《金石昆蟲草木狀》和《本草圖譜》二書的改編轉繪情況。

## 二、《本草品彙精要》的彩色插圖

### （一）《本草品彙精要》相關研究簡述

《御纂本草品彙精要》四十二卷是明代唯一的官修本草，由太醫院院判劉文泰領銜撰修，完成於弘治十八年(1505)。<sup>12</sup>該書圖、文並茂，撰成後深藏內府，未曾刊行，對此後的本草學發展未產生任何影響。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武英殿監造赫世亨（清康熙間人）等奉旨就弘治本《本草品彙精要》再行繪錄一部，並由太醫院吏目王道純（清康熙間人）等編撰《本草品彙精要續集》十卷。<sup>13</sup>據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御藥房醫書總檔》記載，有《御製本草品彙精要》四套、《本草品彙精要》四套。<sup>14</sup>據信此即該書弘治原本和康熙重繪本。<sup>15</sup>但這一記

<sup>12</sup> [明] 劉文泰等，《御制本草品彙精要》（北京：九州出版社影印羅馬本，2002）。

<sup>13</sup> [清] 王道純等，《本草品彙精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頁 965，「進《本草品彙精要續集》表」。

<sup>14</sup> [清] 劉玉、[清] 潘鳳等，《御藥房醫書總檔》，首頁，「乾隆二十一年(1756)」，曹暉惠賜此檔影印件。該檔末注曰：「共醫書八十七種，計二百零九套，一百一十五本」。其中一套當指一函，一本指無函套一冊。

<sup>15</sup> 曹暉，〈《本草品彙精要》考略〉，見 [清] 王道純等，《本草品彙精要》，頁 31。

載直到近年才為世人所知。<sup>16</sup>

關於《本草品彙精要》流入社會和海外的歷史過程，現有研究甚多。<sup>17</sup>該書編纂過程、學術價值的探討也非常之多。<sup>18</sup>本文限於主題，無法贅引。在探討該書插圖之前，有必要介紹對該書大相徑庭的兩種評價。《本草品彙精要》浮現之後，褒之者認為：「十六世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首尾各五年內產生了天然藥物史上兩部偉大的著作，後者之所以使前者大為失色，是因為前者在現代以前從未出版過，一直留在宮廷書庫和太醫院。」<sup>19</sup>這前者即《本草品彙精要》，後者即《本

<sup>16</sup> 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本草品彙精要》版本及其源流考察〉，《中華醫史雜誌》19.3(1989): 129-134。

<sup>17</sup> 除曹暉上文之外，此類論著尚可見：那琦、劉正雄，〈本草學總論之研究(2)：明清兩代惟一勅撰本草——本草品彙精要及續集之考察〉，《私立中國醫藥學院研究年報》8(1977/06): 621-699；〔日〕岡西為人，《本草概說》（東京：創元社，1983），頁197-209；那琦，《本草學》（臺北：大文印刷有限公司，1982），頁59、174；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a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44-145；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本草品彙精要》研究概述〉，《中醫藥學報》1988.3: 53；曹暉，〈《本草品彙精要》流傳海外考〉，《浙江中醫雜誌》1990.7: 315-317。

<sup>18</sup> 此類文僅舉其要：傅再希，〈《本草品彙精要》的評價問題〉，《江西中醫藥》1982.2: 8-11；戴蕃璿，〈纂修《本草品彙精要》始末與定稿後大遭遇〉，《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3.3: 68-77；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本草品彙精要》研究概述〉，《中醫藥學報》1988.3: 53-55；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歷代中藥文獻精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頁272-277；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本草品彙精要》內容特色考察〉，《基層中藥雜誌》7.4(1993): 1-4；另上述岡西為人、那琦、Paul U. Unschuld等先生之本草史著作亦多論述。

<sup>19</sup> Joseph Needham (李約瑟), Lu Gwei-djen (魯桂珍), Huang Hsing-tsung (黃興宗),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6-1 (Taipei: Caves books, 1986), p. 302.

草綱目》。貶之者則認為該書實不足以傳世，而問世後「竟為一班淺學之士所珍視，一唱百和，多不研究內容，更不考究原委」，「吹捧失於過當」。<sup>20</sup>

褒貶意見如此針鋒相對，究竟孰是孰非？筆者以為，評價古本草圖譜的學術價值，主要依據其文、圖的原創性與科學性。本草文字的原創性主要體現在新增藥物和資料的數量、作者自家見解的多寡及其科學性、藥物分類和書籍編寫方式的創新等方面。本草插圖的價值則主要取決於其是否依據實際藥物寫生繪圖、能否反映藥物的鑒別特徵以及一些藥物相關的知識（例如藥物炮製、採集等）。關於《本草品彙精要》藥圖，下文有專節論述，這裡先簡論其文字價值。

《本草品彙精要》資料主體是北宋《政和證類本草》，同時收集了南宋《紹興本草》、元代《飲膳正要》等數種醫藥文獻。該書號稱收藥一千八百一十五種（目錄與正文多不相符），劉正雄先生考察為一千八百零九種，較《政和證類本草》僅增六十一種。其中「今補」三十八條，還有兩條重複，四條分自舊本草注，二十條出自《飲膳正要》。<sup>21</sup>如此則該書新增藥物微不足道。該書作者的考察或經驗之談，據考有一百五十一條（見書中「謹按」），補充了有關藥物形態、品種、藥性藥理、主治功用及炮製等內容。<sup>22</sup>相比《本草綱目》書考八百餘家，新增藥三百七十四種、且繩謬補遺、立言破惑之處數以千計，《本草品彙精要》不如多矣。

<sup>20</sup> 傅再希，〈《本草品彙精要》的評價問題〉，《江西中醫藥》1982.2: 8-11。

<sup>21</sup> 那琦、劉正雄，〈本草學總論之研究(2)：明清兩代惟一勅撰本草——本草品彙精要及續集之考察〉，頁 687。

<sup>22</sup> 郝近大，〈《本草品彙精要》中「謹按」考〉，《中國藥學雜誌》（1992年增刊），頁 35-37。

《本草品彙精要》較為公認的編纂特色，在於其「分項說藥」<sup>23</sup>的編撰方法，即將文字內容分成名、苗、地、時、味、性、氣、臭等二十四項進行解說。但分項說藥始於南宋《纂類本草》<sup>24</sup>，《本草品彙精要》雖更趨細緻，可惜深藏宮中，不為人知。待其復見天日，已成昨日黃花。相反《本草綱目》成書雖晚，其「綱舉目張」編纂法卻對後世本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無論文字內容與編排，《本草品彙精要》的學術價值十分有限，其實際影響尚不如明代二流本草（如《本草蒙筌》、《本草經疏》等），更難與《本草綱目》並稱偉大了。

那麼，《本草品彙精要》絢麗的彩色本草藥圖的價值如何呢？這是本文考察的重點。鑒於該書有彩圖的傳本甚多，有必要首先深入考察以確定正確的底本。

## （二）《本草品彙精要》現存彩繪插圖傳本

1. 弘治原本：藏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sup>25</sup>此為弘治十六年(1505)手稿彩繪本。據已發表的少數圖影可知，該本彩圖顏色艷麗，描繪精細，文字朱墨分書。書前有「御制本草品彙精要」題識。<sup>26</sup>（參見圖一）此本文字及插圖至今沒有全面報道。今各種文著所稱該書一千五百三十八圖，此乃白佐良博士(Dr. Guiliano Bertuccioli, 1923-)五十年前據羅馬本統計的數字。<sup>27</sup>如果以圖名為計算單位，弘治本插圖實為

<sup>23</sup>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 274。

<sup>24</sup>鄭金生，〈宋代本草史（摘要）〉，《中華醫史雜誌》12.4(1982): 204-208。

<sup>25</sup>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杏雨書屋藏書目錄》（京都：臨川書店，1982），頁 819，「貴研 818」。

<sup>26</sup>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杏雨書屋圖錄》（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1998），頁 13。

<sup>27</sup>G. Bertuccioli, "Nota sul Pen-ts'ao-pin-hui-ching-yao," in *Rivista degli Studi*

一千三百六十七幅。<sup>28</sup>用弘治本研究《本草品彙精要》插圖固然最佳，但該本不易觀覽，難以作考察用本。

2.明抄殘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該本鈐有明、清多位著名藏書家的十一個藏書印記，如項子京、毛子晉、季振宜等。雖說有的印記可能是偽造，但不影響明抄本的鑒定。該本殘存十一卷（分13冊，卷次序號係後人剗補，與原卷次不合），無卷首序例。其殘卷

分布於卷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四十。經核實，該本存圖二百六十七幅<sup>29</sup>。圖名為深藍底，雙金邊，金字，圖形亦多類弘治原本。但該殘卷有錯簡（如卷13藿香下11個藥圖錯入卷35）及脫漏之圖，其卷二藥圖與文字竟與弘治本<sup>30</sup>及其他傳本多有不同，卷三十



圖一 《杏雨書屋圖錄》展示弘治本圖文書影

*Orientali*, vol.29 (1954), pp. 247-251, Rom.。此外岡西為人《本草概說》、那琦《本草學》等書及各種論文均沿用此數字。

<sup>28</sup>真柳誠、蕭永芝實地考察杏雨書屋弘治本及康熙本（詳情另文報道）。承蒙告知，弘治本插圖1,367幅。羅馬本較之多五色石脂1圖，少石龍子、柘木耳2圖。另康熙本卷13-42存圖844幅。曹輝校注之《本草品彙精要》統計為1371幅圖，經查核，乃統計依據與本文有異。曹氏不依圖名算圖，而以內容為準，故多出4幅圖。

<sup>29</sup>原統計為246幅藥圖，見鄭金生，〈中藥書籍資料的查找與利用（五）本草圖譜的概況與查找〉，《中藥材科技》1983.6: 39-41，今覆核，實得267圖。

<sup>30</sup>今存《本草品彙精要》各傳本插圖（卷2除外），絕大多數與弘治本相同。

五菜部茄圖也與諸本迥異。該本與弘治差別如此之大，無法用作考察底本。

3.明抄本：據載乃依弘治十八年原本重抄，三卷，<sup>31</sup>有「靜致齋□觀堂藏書」、「琅琊□家」圖記，存卷首及卷一、二，當有圖三十九幅（未親核實）。

4.清康熙重繪本：康熙三十九年(1700)赫世亨等據弘治原本等重繪。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殘卷十三冊（含卷首序、例及前12卷）。<sup>32</sup>據考此即康熙重繪本。<sup>33</sup>該書後三十卷（卷13-42）共二十三冊至今在日本杏雨書屋保存有原件<sup>34</sup>或縮微膠片。<sup>35</sup>因此，該本雖分藏中、日兩國，但仍可湊成全帙，惟不便利用。其圖名樣式、字體（仿宋）明顯與前三種傳本不同，然圖形卻與弘治本最近。該本前十二卷存圖五百二十二幅，<sup>36</sup>後三十卷存圖八百四十四幅，總計一千三百六十六幅。

5.清安樂堂本：藏意大利羅馬國立圖書館，習稱羅馬本。據考該本抄繪時代上限約在公元一七二二年，<sup>37</sup>下限不遲於雍正間

---

據肖永芝等考察，惟康熙本卷2之圖與弘治本最為接近，詳情將另文報道。

<sup>31</sup>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杏雨書屋藏書目錄》，頁819，「貴11」。

<sup>32</sup>薛清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頁162，「02254條」。（即該條下版本1之殘本）

<sup>33</sup>曹暉，〈清抄彩繪《本草品彙精要》殘卷考察〉，《江西中醫學院學報》3.1(1991): 35-36。

<sup>34</sup>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杏雨書屋藏書目錄》，頁820，「貴12」。

<sup>35</sup>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杏雨書屋藏書目錄》，頁820，「研970」。

<sup>36</sup>鄭金生，〈中藥書籍資料的查找與利用（五）本草圖譜的概況與查找〉，頁39-41。原報導存圖520幅，今覆核，實得522圖，卷3較弘治本少方解石1圖。

<sup>37</sup>真柳誠，〈『本草品彙精要』ローマ本・大塚本・ベルリン本の成立關係〉，《漢方の臨床》49.2(2002): 1207-1220。

(1723-1735)。<sup>38</sup>該本亦存全帙，惟無書前御制題記。據現代影印本計點（去重出），實存藥圖一千三百六十六幅。該本除卷二插圖以外，其餘插圖與弘治本基本相同。

6.大塚本：該本原藏英國，一九七二年歸日本大塚恭男先生收藏，其流傳經過頗有戲劇性。<sup>39</sup>該書抄成年代或稱「不遲於明末」，但現在一般都認為係清抄繪本。真柳誠先生考訂大塚本與羅馬本為同一底本的抄繪本，抄成年代可能稍晚於羅馬本。該本存正文四十二卷，缺卷首一冊。將其藥圖與羅馬本比較，結果完全支持真柳誠先生的考訂。二本都原缺「石龍子」圖，這是它們出自一源的特異性證據。該本實存圖亦為一千三百六十六幅。

7.柏林本：殘存十三冊二十六卷（存卷首、卷1-6、9-17、22、34-35、38-39、41-42），藏德國柏林普魯士文化中心所屬市立圖書館。一九七三年文樹德出版報道此本的專冊，附彩圖數十幅。<sup>40</sup>福克司(von Walter Fuchs, 1902-1979)發現此本的製作可以追溯到清乾隆年間(1736-1795)，因為避諱「弘」字諱，<sup>41</sup>或考可能抄成於大塚本稍後，屬於民間抄繪。筆者核查該本實存八百六十九圖，與羅馬本屬同一系統傳本（筆誤亦同），但小改動三十餘處，最明顯的是某些圖中人物的數量、面貌、服飾、姿態或異，多數人物頭上戴巾不覆額，近似清代人。又多數器皿（如缸、盆等），用單線勾邊，而非雙線。少數圖中的指示牌被略去，象、白

<sup>38</sup>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本草品彙精要》版本源流、內容特色及藥物品種的考察〉，《江西中醫學院學報》1989.1: 封頁3、4。

<sup>39</sup>曹暉，〈《本草品彙精要》考略〉，見〔明〕劉文泰等，《御制本草品彙精要》，頁36。

<sup>40</sup>Paul U. Unschuld, "Yü-chih pen-tsáo p'in-hui ching-yao," *Ein Arzneibuch aus dem China des 16 (Jahrhunderts)*: Heinz Moos Verlag Munchen, 1973).

<sup>41</sup>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als*, pp. 144-145.

馬二圖重新繪製，「文州當歸」較羅馬本多出花序；「安石榴」構圖變化較大。另有兩處錯簡。

8. 中藥所本：藏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九冊。以往考為明抄。<sup>42</sup>然筆者復核原抄，見其書雖避清諱不很嚴格，但仍可見將「玄參」作「元參」之例，結合紙張墨色，絕非明抄。該本文字不分朱墨，圖形色彩暗淡，線條較他本粗放，藥圖排列混亂。內容涉及《本草品彙精要》十一卷（卷 7-15、17-18）。原應有彩圖六百幅，今實存二百九十幅，脫圖達三百一十幅。綜合考察所得，筆者認為此本乃清後期節抄殘本，藥圖價值不高。

9.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上海圖書館藏《本草品彙精要》清抄殘卷兩卷（卷 24、25）。<sup>43</sup>此兩卷存三十五幅彩色插圖，其文字筆迹表明該本與前述各傳本均不相同。

除上述九種附圖傳本外，中國中醫研究院存有近代節抄影寫本一冊。該本原藏范行準(1906-1998)栖芬書室。<sup>44</sup>封面題為《御製本草品彙精要》，朱絲欄，朱墨分書。該書節抄《本草品彙精要》十一卷的目錄與各卷首味藥物的文、圖。共有插圖二十四幅，圖名藍底金邊金字，然插圖却改為墨綫，未曾敷色。紙、墨簇新。據此書形制與書前有「御製本草品彙精要」題識等，可知乃近代某人據弘治本節抄影寫。另最近出版的《本草品彙精要》校注本，書前有選擇地影印了各類傳本的

<sup>42</sup>高曉山、張紹重，〈抄彩繪《本草品彙精要》殘卷研究初報〉，《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5.1: 15-18。

<sup>43</sup>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上卷，頁 187。

<sup>44</sup>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編，《館藏中醫線裝書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 494。（該本影寫《本草品彙精要》弘治本卷 1、7、16、22、23、26、29、32、35、38、41 之目錄與上述各卷之首味藥圖文）

彩色圖二百七十四幅。<sup>45</sup>此二種書均為近現代人節抄或選印，無法作為考察《本草品彙精要》之底本。

此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四十年(1701)重訂續編本，僅存文字，不分朱墨，無圖；中國科學院藏近代傳抄本，僅殘存二十六卷，無圖，文字亦不分朱墨。此二本以及其他無圖之傳本、印本，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上述《本草品彙精要》附圖傳本，今影印者有：一九九七年日本影印羅馬本(黑白圖)，其圖失去層次，難見真面。<sup>46</sup>二〇〇二年文化研究會將羅馬本彩色影印，收入《中國本草全書》。<sup>47</sup>此同一版式影本又由九州出版社分三十六冊單行。<sup>48</sup>此外，《中國本草全書》還收入大塚本(灰度影印，效果不佳)。

對《本草品彙精要》附圖傳本考察結果表明，畫家們在傳抄過程中，間或改易原圖。今存全帙的《本草品彙精要》附圖四種傳本中，惟康熙本與弘治原本最為接近。然弘治、康熙本殊難利用，故本文選擇羅馬本彩色影印本作為考察底本。該本與弘治原本不同之處，則以弘治原本為準。

### (三) 各類彩色插圖數量的分析

劉文泰等「進本草品彙精要表」中用八個字總結其工作：「翻諸

<sup>45</sup>[明]劉文泰等，曹暉校注，《本草品彙精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sup>46</sup>[明]劉文泰等，《本草品彙精要》(東京：科學書院影印羅馬本，1997)。

<sup>47</sup>中國文化研究會纂，《中國本草全書》，第28-37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sup>48</sup>明孝宗編，魯軍整理，《御制本草品彙精要》(北京：九州出版社影印羅馬本，2002)。

舊刻，式以新圖」。<sup>49</sup>可見其文字不過是本於舊刻本草，而繪製新圖是《本草品彙精要》極為重要而又值得炫耀的工作。該書繪圖者八名——王世昌、王輔、趙賢、鄭宣、劉緣、趙鐸、趙海、吳瓚（均為明弘治間人）。在《本草品彙精要》纂修者署名中，這些畫師多具有錦衣百戶、錦衣千戶等官職名，<sup>50</sup>可知他們均為畫院畫師。明代畫院在宣德、弘治年間繁榮一時，其花鳥畫遠追南宋妍麗工致的畫風，近宗元人花鳥畫的意趣，而以浙派的用筆補綴樹石流泉，別開生面，氣勢雄健，為前代所未有。<sup>51</sup>因此，雖然畫院畫師參與繪製《本草品彙精要》插圖是「奉命纂修」，未必有主動投入的動機，但和當時畫院花鳥畫的興盛恐怕也不無關係。當代學者對《本草品彙精要》藥圖褒多於貶，但褒揚者大多贊嘆的是圖像外觀的精細與色彩的艷麗，只有少數學者注意研究其科學性，<sup>52</sup>並就其新增藥圖的數量和特色進行探討。<sup>53</sup>鑒於《本草品彙精要》是明代畫家系列本草彩圖的源頭，因此必須進行深入細緻地探討。

衡量本草插圖的藥學學術價值與科學性，重在考察其圖是否原創、能否反映所繪藥物的真實性、提供鑒別特徵。有鑒於此，必須從考察《本草品彙精要》新繪藥圖數量入手，進而研究其彩色插圖的內容與價值。

《本草品彙精要》插圖有很多是敷色仿繪北宋《證類本草》<sup>54</sup>（以

<sup>49</sup>〔明〕劉文泰，〈進本草品彙精要表〉，見〔明〕劉文泰等，《御制本草品彙精要》，頁4。

<sup>50</sup>〔明〕劉文泰等，《御制本草品彙精要》，12頁

<sup>51</sup>張光福，《中國美術史》（北京：知識出版社，1982），頁400。

<sup>52</sup>高曉山，〈《本草品彙精要》再評價〉，《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6.1: 4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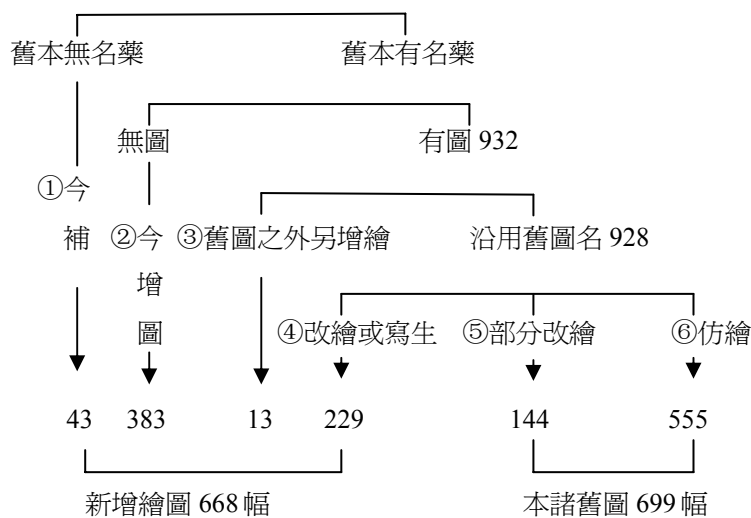
<sup>53</sup>曹暉，〈《本草品彙精要》之藥圖及其特色考察〉，《杏苑中醫文獻雜誌》1993.1: 5-8。

<sup>54</sup>〔宋〕唐慎微《證類本草》有多種版本系統。據該書有石蛇、黑羊石、白

下簡稱「舊本」)的墨線藥圖。這些圖缺乏創新，故必須確定該書有多少是新增繪插圖。這一工作看似簡單，實則頗為複雜。因為該書目錄雖注明了「今增圖」，並在總目之後記有「三百六十六種今增圖」，但細核即知此數字誤差頗大。實際該書在「今增圖」之外，還有很多增繪的插圖。筆者將《本草品彙精要》與《證類本草》舊本插圖逐一比勘，最後結果是：該書至少有新增繪藥圖六百六十七幅。

下列示意圖表示該書藥圖組成情況，然後按示意圖中所標序數，出示計算新增藥圖的依據：

《品彙》總藥圖數 1367



1. 「今補」藥的新增插圖：所謂「今補」，即舊本原無此藥，為

羊石、金燈、天仙藤 5 藥，可知其本於《政和本草》；又根據其中有由跋、鳶尾 2 藥，可知其本於《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系統的刻本。本文對照即使用《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晦明軒本，今統稱《證類本草》。

之新補。《本草品彙精要》總目云「內四十四種今補」，實際新補僅三十八種，新增圖四十三幅。<sup>55</sup>

**2.有名而無形質的「今增圖」：**該書序例稱：「舊本雖有名而無形質者，今悉博考之，繪圖增補」，即「今增圖」。原載有「今增圖」三百六十六幅，今計算為三百八十三幅，分布於三百七十二種<sup>56</sup>藥物之下（其中 6 藥不止一幅圖<sup>57</sup>）。但「今增圖」實際包括「今分條」藥之圖。所謂「今分條」藥，即該藥原附述於舊本某藥條下，後被摭取出來獨立成條。「今分條」藥二十二種，凡有增繪之圖，目錄中多注明「今分條並增圖」，僅麥飯石、槐花未注。鑒於這類圖仍屬於舊本「有名而無形質」，故今統歸於「今增圖」內。

以上兩類共四百二十六圖並非該書全部的新增藥圖。舊本有名而又有形質的藥物條下仍可以見到部分新增藥圖。

**3.舊本圖之外的新增藥圖：**舊本九百三十二幅藥圖（按圖名計）中，《本草品彙精要》襲用舊本圖名者（不論重繪時有無改動）只有九百二十八幅。<sup>58</sup>《本草品彙精要》除外上述四百二十六幅新增圖，還餘九百四十一圖，故其中還有非舊本圖十三幅<sup>59</sup>屬於新增。例如薏苡，舊本

<sup>55</sup>此新補尚包括重出的東流水（千里水）、塔刺不花（土撥鼠），以及 4 條分條藥（錫灰、獅子屎、毫豬、香圓）。其中粉霜 3 圖，樟腦 3 圖，玉簪花 2 圖，故藥圖數超出新補藥數。

<sup>56</sup>372 種：原書漏算麥飯石、白兔藿、女菀、豬膏葍、柞木、槐花、柘木耳、鱧魚 8 種，但誤將有圖的茅香花、白瓜子 2 種列入。另「赤檉木」本無圖，然柳華有「赤檉柳」圖名，故未算今增圖。

<sup>57</sup>其中熟地黃 2（幅），五木耳 5，墨 2，仙人杖 2，白膠 2，蜜蠟 2。

<sup>58</sup>有 4 個舊本圖名未被襲用：懷香子、桂花、龍眼（原有 2 圖，取其一），海鹽（原有 3 圖，刪並為 2）。

<sup>59</sup>此 13 圖為：修事雲母、生消、灤州柴胡、薏苡仁、四川芎藭、桂枝、蔓荊、龍、胡帽犀、兕犀、紅娘子、椰子皮、青芥。

僅一圖，今又增一幅；犀角亦僅一圖，今再增兩幅，等等。

以上三類四百三十九幅新增圖的確定，均以舊本為參照，不容易產生爭議。但襲用舊本圖名的藥圖又可分三類：寫生或改繪、部分改繪、基本仿繪。

**4.舊圖名下的寫生或改繪圖：**計二百二十九幅。寫生圖屬於創作，非臨摹或敷色仿繪墨線圖者可比（見牡丹、麝、虎、孔雀、鸞、蠡魚等）。舊圖滑石、白石英、石中黃子、鉛等，只是不知所云的線條或墨塊，改繪後立體層次分明，特徵明顯，雖襲舊名，不屬仿繪。又如朴消、石膽、粉錫等，原為藥材示意圖，後改為採集炮製圖，圖形全改。故凡新、舊圖差別很大，有重新寫生者（如茵陳、茴香、蜀州藍葉等），有據文字想像繪製者，都屬於改繪圖。（參見圖二）



圖二 蜀州藍葉《證類》原圖及《品彙》寫生改繪之圖

**5.舊圖名下的部分改繪圖：**《本草品彙精要》仿繪舊圖時，經常加以美化或局部變更。增減枝葉花果根莖、增繪生長環境等現象司空見慣。本文將表現同一物體、構圖方式基本相似，很難看出是寫生或

改繪者，才計算為仿繪。但在具體計點時，要界定何為仿繪，何為新增圖，委實比較困難。例如「蜀州大黃」，與《政和本草》舊圖相差很大，但卻與《紹興本草》<sup>60</sup>舊圖粗似，將其列入新繪或仿繪都不合



圖三 《證類》與《品彙》黃連圖比較，後者之根部「嫁接」寫生藥材黃連，並部分改繪花葉形態

適，故設「部分改繪」一類。

這類插圖最為複雜。該書繪圖者首創將常用藥材寫生後嫁接轉繪到原本舊圖之上。例如甘草、牛膝、山藥、黃連（參見圖三）、當歸等，其枝葉明顯仿繪舊圖，但根部卻按照藥材予以寫生。河中府大戟還將根部特意削去一塊，以展示其剖面的情況。（參見圖四）商陸的果穗明顯與原圖不一樣，很可能屬於寫生，但其他部分卻與舊圖相似。栝樓

<sup>60</sup> 據日本春陽堂 1973 年影印〔宋〕王繼先，《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356 頁。該本之圖乃承襲《大觀本草》，故有所不同。



圖四 《品彙》河中府戟圖根部削去一片以展示內部形色

圖唯果實屬寫生。畫家們還經常根據文字敘述，增減舊圖內容；或為美觀，或因不諳植物特性，部分變更舊圖構圖。例如預知子舊圖是果實墜地開裂，新圖是果實著樹開裂；又秦艽、宜州桂的葉脈已改變。以上諸圖雖有種種改變，但仍可見其與舊圖的某種聯繫，則均歸「部分改繪」類，計圖一百四十四幅。

**6.基本仿繪舊本之圖：**即更改甚少，基本屬於仿繪的一類插圖，計五百五十五幅。這類圖不過是增加色彩而已，無論從藝術還是科學方面都缺乏新意，不能反映明代用藥實際情況。

要之，《本草品彙精要》在《證類本草》舊圖之外，新增繪插圖四百三十九幅。另襲用舊圖名的二百八十八圖也屬寫生或改繪，故全書新增圖達六百六十七幅。此外還有一百四十四幅部分改繪圖也有新意。因此，《本草品彙精要》的插圖並非多屬簡單的敷色仿繪舊圖，屬於畫家創作之圖接近半數，其中的藥物寫生圖倍覺珍貴。

#### (四) 該書插圖的學術價值與弊端

本草插圖旨在表現藥物形態及相關內容（如採集、生長、炮製等），其性質屬於科學繪圖，目的是真實表現所描繪對象的特徵和含義，體現科學性。本草插圖也講藝術性，但科學性更為重要。古代本草插圖有不同於現代科學繪圖之處，即它除描繪藥物形態之外，還會採取輔助圖的形式表現其他藥學含義。

##### 1. 藥物輔助圖的分析

本文用藥物「輔助圖」一詞來表達不描繪藥物形態、卻展示藥物相關內容（如生態、產地、採集、炮製、運用、民俗、傳說等）的插圖。宋《本草圖經》中只僅兩味藥下有輔助圖。其中食鹽三幅，展示了海鹽在官府控制下，從引海水入鹽池、曬鹽、量較收藏，以及海鹵煎煉的全過程，場面宏大，有人物五十四個，較《天工開物》<sup>61</sup>所繪製鹽圖更為精細，是鹽業史的重要史料。另水銀之下有「煨水銀爐」，展示了抽煉水銀的器具和方法。也許是受此啟發，《本草品彙精要》藥物輔助圖的數量急劇擴展，達九十五幅，圖中人物一百四十七個（其中 10 個外國人）。如果連同仿繪的食鹽圖（其圖縮減，人物僅 29 個），全書繪製了人物一百七十六個。

這九十五幅圖中，只有玄明粉、粉霜、水銀粉、粉錫、靈砂、熟地黃、墨、樟腦、白膠、鹿茸、酒、胡麻油等十餘圖的學術價值比較高。其中水銀粉圖被認為是一套完整的輕粉（甘汞  $\text{Hg}_2\text{Cl}_2$ ）製備方法。

<sup>61</sup> [明] 宋應星，《天工開物》（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卷上〈作鹹第五〉，頁 171-175。

造墨法中的「燒松烟法」所用設備，比《天工開物》的雨蓬式燒取松烟法<sup>62</sup>顯得更加輕巧。（參見圖五）此外，「胡麻油」圖的大型榨油器、「舂杵頭糠」圖的腳踏舂杵、「酒」、「沙糖」圖的杠杆壓榨器，不僅比《天工開物》「膏液」所出的榨具圖要早百餘年，而且有的尚屬首見。這對藥學、農學乃至其他學科技術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除此而外的八十餘幅輔助圖，卻很難給予很高評價。因為它們表現的內容過於平庸，多數沒有繪圖的必要。例如熱湯、泉水、鐵落、赤銅屑、梁上塵、東壁土、井底沙、地漿、井華水、臘雪、烏古瓦、甘爛水，等等。此外，對細小難以表現的植物、特徵不明顯的礦物，畫家也為之繪製集圖。例如苔蘚類的船底苔、垣衣、屋游、土馬鬃、桑花、桑黃，土石類的黑羊石、



圖五 《品彙》「燒松煙法」圖

白羊石、鑛墨、伏龍肝等，並非其採集方法特殊，只是借助人物和環境的烘托，提示其生產之地而已。有些文字已能清晰表達的東西，也要繪製輔助圖（如半天河圖）等。繪有十個外國人的圖中，降真香圖是一洋人抱著一段紫紅色木材；蘇合香為一洋人督促二僕人擡一罐裝

<sup>62</sup> [明]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下〈丹青第十六〉，頁 1428-1436，「墨」。

物；底野迦則是一洋人跪獻盤中紅丸狀物。這些插圖根本與採集、炮製無涉，只能理解為畫家們借此表示該藥來自海外而已。類似的還有陳廩米，繪的是官倉驗米。嚴格地說，這些輔助圖不屬於現代意義的科學繪圖。

誠然，我們不能以今律古，苛求古人。明代宮廷畫家發揮藝術想像力，巧思入畫，借輔助圖表達藥物相關內容，又可增添本草插圖情趣，無可厚非，甚至可視為古本草插圖的一個特色，但筆者認為，這類圖在該書已有過濫傾向。試想：將醫家極少用的甌帶灰、筆頭灰、屐屨鼻繩灰（鞋鼻繩燒灰）、敗芒箔等繪成燒灰圖，將燕蓐草、敗鼓皮等繪製成收集圖，一個人抱著一個罐子就算「石腦油」圖，無論從藝術還是科學角度，又有多大意義？類似的虛耗筆墨濫竽之作，大大降低了該書輔助圖的學術價值。至於插圖中人物如此之多，筆者很懷疑是擅長人物畫的某畫師借此宣泄其技癢之興。

## 2. 藥物形態插圖分析

與上述插圖相比，表現藥物形態的插圖就單純得多。評價這類插圖，關鍵是考察它們是否能表現藥物基原（原植物、原動物、原礦物等）和藥材的鑒別特徵。從藥物鑒定的角度來看，有些貌似生動的藥圖卻可能毫無科學價值。能否準確表現鑒別特徵，主要取決其圖形是否以實物為依憑。由於該書並沒有說明繪製插圖的依據，因此，筆者逐圖進行考察、並核對原書有關藥物形態的文字描述，對該書的藥物形態插圖得出如下的印象：

宮廷畫師有條件接觸到的藥物基原或藥材，基本上都已經根據實物進行寫生。這一論斷的依據是筆者計點了該書各類藥物圖的如下數據：

分類	玉石	草	木	人	獸	禽	蟲魚	果	米穀	菜	外類	總計
各類圖數	164	533	211	0	47	38	104	55	40	76	99	1367
新增圖	122	147	109	0	40	38	75	33	35	68	1	668
新增形態圖	78	134	91	0	33	38	74	31	26	68	1	574
寫生圖	35	49	20	0	29	38	62	24	22	59		338

根據表中的數據，各類藥的插圖與全書總插圖之比，按照從高到低排列，結果是：草(39%)、木(15.4%)、玉石(12%)、蟲魚(7.6%)、外類(7.2%)、菜(5.6%)、果(4%)、獸(3.4%)、米穀(2.9%)、禽(2.8%)。

但將各類寫生藥圖與該類新增藥物形態圖的比例也按高下次序排列，次序幾乎完全顛倒：禽(100%)、獸(87.9%)、菜(86.8%)、米穀(84.6%)、蟲魚(83.8%)、果(77.4%)、玉石(44.9%)、草(36.6%)、木(22.0%)、外類(0)。

這一比較結果表明，宮廷畫師所熟悉的禽、獸、菜、米穀、蟲魚、果類等日常習見之品，其插圖絕大多數是寫實而來。而占藥物最多的玉石草木，情況卻相反。這大概和畫師們擅長畫鳥獸蟲魚有關。這些寫生藥圖極為生動精美，其中的孔雀、雉、鴟、天鵝、麝、鹿、麋、臘肭臍、蠡魚、鱖魚、鱉魚等插圖，就是現代科學繪畫人員也要嘆為觀止。值得一提的是「麋」圖，麋（四不象）是中國特產動物，近百餘年其野生種在中國已經滅絕，近年才從國外引渡回歸。《本草品彙精要》的畫師們能繪製如此精美的「麋」圖，（參見圖六）恐怕是得益於明代北京皇家林苑蓄養珍禽異獸的便利。



圖六 《品彙》「麋」圖

畫院畫師高超的繪畫技能，再結合寫

實，就能創作出許多珍貴的藥物基原或藥材插圖。其中某些寫生藥圖的價值，恐怕連畫師自己也未必知曉。例如茶部的「天花」，最早見於元吳瑞的《日用本草》(1329)，稱其「形如松花，大而香氣足，如蕈」，「時人珍重之」。<sup>63</sup>元忽思慧《飲膳正要》(1330)也載此物，稱其「與蘑菇稍相似，未詳其性」，<sup>64</sup>並出示一簡單的墨線圖。博學如李時珍(1518-1593)，也只知道「其價頗珍」而已。<sup>65</sup>今人或考天花為傘菌科側耳(Pleurotus ostreatus [Jacq.ex Fr.] Quel. [Agaricus ostreatus Jacq.ex Fr.])。<sup>66</sup>但是，《本草品彙精要》云：「其苗高五六寸，大小不等，上有碎瓣如木耳而黃色，數十瓣攢生一本」，又「〔質〕類雞冠花而多瓣。〔色〕黃白」，<sup>67</sup>結合「天花」圖，可知此即當今珍貴補品銀耳(白木耳, Tremella fuciformis Berk)。

該書畫師留下另一遺案是兩幅「薏苡仁」圖。<sup>68</sup>(參見圖七)左圖乃真正的薏苡，右圖卻是玉米圖。文字記載絲毫不涉及右圖。玉米原產美洲，哥倫布一四九二年溝通美洲大陸，《本草品彙精要》成書於一五〇五年，短短的十來年時間內，玉米就能傳到中國並登錄於本草？筆者這一發現已先後在國內<sup>69</sup>、國外<sup>70</sup>發表，然至今未引起學界

<sup>63</sup>〔元〕吳瑞，《日用本草》，卷7，見《海外回歸中醫善本叢書》，第8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頁432。

<sup>64</sup>〔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卷3，頁145。

<sup>65</sup>〔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卷28，頁1718。

<sup>66</sup>謝宗萬，《本草綱目藥物彩色圖鑒》(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頁270。

<sup>67</sup>見《本草品彙精要》，卷39，頁4691。

<sup>68</sup>見《本草品彙精要》，卷7，頁1003。

<sup>69</sup>鄭金生，〈中藥書籍資料的查找與利用(五)〉，《中藥材科技》1983.6: 39-41。



圖七《品彙》「薏苡仁」圖，  
右圖乃新繪玉米圖。

關注。憑藉此圖，可以明確中國主食之一的玉米在一五〇五年已經傳入中國。筆者揣測，可能是玉米被帶到歐洲後，很快傳入明宮廷，在內苑試種。因玉米形態與薏苡近似，被畫師們一並充作薏苡寫生畫入本草。該圖可提供農學、植物學、中外交流史等方面的學者們進一步考察。

寫生插圖除見於上述日常習見物品之外，還可見於常用的商品藥材。已經被學術界注意到的此類藥圖有忍冬、延胡索、常山、灤州柴胡、蜀州藍葉、徐州白頭翁等，這些藥圖對考證藥物基原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桑寄生條下，原舊圖所繪與新增圖完全不同。《證類本草》舊圖所繪，乃桑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 [DC.] Danser)。新圖展示的卻是當今常用桑寄生藥材之一、主產北方的槲寄生 (*Viscum coloratum* [Kom.] Nakai)。這一藥圖表明，居於北京的宮廷畫師是根據當地用藥習慣來寫生藥材的。另一寫生藥圖香薷，可以肯定是當今多用的石香薷 (*Mosla chinensis* Maxim.)。而《證類本草》舊圖所繪乃土香薷 (*Elshotzia ciliata* [Thunb.] Hyland.)。此例再次表明，畫師們對常用藥，往往根據實物重新寫生繪製。這些藥材寫生圖的產生肯定有賴於同樣參與編書的藥局官員的協助。由於藥師和畫師的辨藥水平有限，有些藥圖雖然寫生，卻繪出了誤圖，例如蘭草，繪成了

<sup>70</sup>Zheng Jinsheng, "Dietary Hygiene and Allied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of China," *History of Hygiene* (Japan: Ishyaku EuroAmerica Inc 1991).

蘭科植物。但不管對錯，這些寫實之作是反映明代用藥種類最可靠的資料。

爲什麼集中了很多商品藥材的草部、木部，其新增圖和寫生圖所占比例如此之少呢？筆者認爲，這和《本草品彙精要》的編纂方式有很大關係。該書不像唐《新修本草》、宋《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那樣，在全國範圍徵集藥物圖畫和標本，而是宮廷御醫、御藥師和畫師之間的合作，時間僅一年半。因此，要畫師們將散在全國各地的數百種植物藥全部寫生是不可能的。分析現有的草、木類藥圖，可以知道畫師們採取的對策是：

首先，將當地可找到的常用藥物原植物寫生繪圖（如車前、丹參、茵陳、茴香、香附子、蓖麻、白頭翁、蒲公英、酢漿草、地錦草、萱草、繸實、合歡、櫻櫚等）。這類藥圖多數是很有價值的，少數取材過濫（如故麻鞋底、敗蒲席、弓弩弦、敗天公、六畜毛蹄甲、蜜蠟、大豆黃卷之類）。

其次，就近找不到原植物者，一般就敷色仿繪舊本藥圖。例如「外類」藥，多屬難以辨識的地方草藥，所以幾乎全是仿繪。但對常用藥材，畫師們則直接繪成藥材圖（如草果、兩頭尖、龜甲、八角茴香等），或將寫生藥材圖與舊本藥圖進行「嫁接」，形成一半仿繪、一半寫生的特殊圖形。有關實例，本文在前面「舊圖名下的部分改繪圖」中已經列舉。瞭解《本草品彙精要》彩色插圖的這一特點，對使用該書插圖鑒定藥物是很有幫助的。不要以爲某些圖形與舊本相似而棄之不顧，要充分注意其中改繪過的藥材部分。

最後一種情況是，畫師們對不瞭解的藥物，經常根據書中的有關文字，或者乾脆根據想像（如「龍」圖），繪出插圖。此類藥物形態圖不下百餘幅（尤以木部、草部居多），這是該書插圖最大的敗筆。因其流毒影響到此後的明代畫家所繪彩色本草插圖，故有必要詳加分析。

此類藥圖多集中在《證類本草》舊本無圖、但有若干文字描述之

藥。例如許多新增的木部圖，並不表現細部，只是大寫意繪一棵樹，這樣的插圖與一般山水畫中樹木一樣，對鑒定並無意義，不過是喬木示意圖而已。此外，該書有很多現代本草學家也鑒定不了的藥物被畫成了插圖。例如格注草、折傷木、棕子木、每始王木、突厥白、甘露藤、藥實、苦苣仙人杖，等等，原文描述極為簡單，但畫師們憑生花妙筆，將子虛烏有的植物居然都畫得栩栩如生。

此類例子甚多，今略舉數例：「三賴」圖該書首出，完全按照文字描述（「直上生一葉似車前而卷，至秋旁生一莖，開碎花紅白色……」），畫成了一種世間未有的怪物。「三白草」本來是因開花時莖端花序下的三葉變成白色而得名，結果被畫成了三小葉植物。「獼猴桃」本非桃，但畫師筆下果實全是紅桃狀。又「羊桃」，古人語焉不詳，今人考為獼猴桃。<sup>71</sup>畫師們僅據莫衷一是的描述，畫出了花、葉似桃，果實又略似「陽桃」（果有稜）的藤本（當為喬木）。又，「溲疏」文字說似枸杞，畫師就畫成枸杞狀；「列當」文字載「生山南岩石上如藕根」，畫師就把這種寄生植物（地上部分有可能是據藥材實物繪成）畫成長在山上、根部有許多白色藕狀物。纖弱的「鴨跖草」被畫成直立堅挺的草本，「小天蓼」畫成竹葉狀。他如及己、鬼督郵、蜀羊泉、菟葵、薺草、百脈根、鬱金香、鳶尾、堯花、赤車使者、狼跋子、合明、烏韭等藥圖，也都據文字畫成錯圖。

畫師們不僅可以根據文字「創作」新圖，甚至會根據文字更改舊本本來不錯的藥圖。例如「天南星」，舊圖雖是墨線圖，但特徵突出，肉穗花序梗短於葉柄，但畫師們卻改成頂生穗狀花序，連葉片也改得失真。又如「篇蓄」，舊圖雖也欠精，但畫師們卻按《圖經》「葉細綠如竹」的記載，繪成對生竹葉狀。舊本「桂」圖雖僅出一枝條，但

<sup>71</sup>謝宗萬，《本草綱目藥物彩色圖鑒》，頁191。

葉脈準確，改繪成大樹後，特徵盡失。所以儘管《本草品彙精要》色彩絢麗，但若干新圖還不如舊本圖更能表現藥物鑒別特徵。

那麼，怎樣才能比較簡捷地判斷該書某插圖非實物寫生呢？筆者認為，非常用的商品藥材，不易得的飲食品及器物，《證類本草》部分有藥無圖之品，若有新繪圖，則大抵在懷疑之列。再將該書藥圖與現代工具書圖文對照，便知真假。若能與《證類本草》文字記載比較，還能找到畫師們「創作」的依據。

《本草品彙精要》不僅有一些錯圖，而且因藥物重複導致一物多圖。例如鼠曲草、佛耳草二新增圖，實為一物；舊本原有「鼠耳」，也是鼠曲草。一物竟然三出。他如地筍與澤蘭、棠棣子即赤爪木、水香棧即莎草、香薷即羅勒、薇菜即薇、塔刺不花即土撥鼠、水札即鷓鴣、豌豆即胡豆、青小豆即綠豆（李時珍考作豌豆）、草三棱即江寧府京三棱、小天蓼即木天蓼、平波即柰、必思答即阿月渾子、蒼蓬即萆薢、苦耽即酸漿、甘露子即草石蠶等等，皆屬重出藥，故部分插圖也重出。儘管本草中重複之藥時可見到，但像《本草品彙精要》如此多的重複藥，亦屬罕見。最不可解的是，個別非藥物也畫成圖。例如蘇合香初傳我國時，俗稱獅子屎，以示奇特珍重。但唐《新修本草》早已經斷然指出，「此是胡人誑言」；唐陳藏器(681-757)也說：「人云師子屎是西國草木皮汁所為，胡人將來，欲人貴之，飾其名爾。」<sup>72</sup>明代何曾將獅子屎入藥？該書將獅子屎分條，莫非專為畫獅子而設？畫師們藥物知識貧乏尚可原諒，專門負責驗藥形質的藥局官員不該如此粗疏。藥家和畫師之間的配合欠佳，導致該書繪製插圖方面出現以上的問題。

綜上所述，《本草品彙精要》是在《證類本草》舊圖基礎上，「式

<sup>72</sup>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12，頁310。

以新圖」。除敷色或部分更改（甚至將寫生藥材圖與舊圖「嫁接」）之外，又通過寫生、根據文字描繪或想像等方式，新繪製了圖六百六十八幅，其中多數插圖的學術價值比較高。從整體而言，該書繪圖技巧和價值高於《本草綱目》，在明代畫家所繪本草圖中水平最高。與宋元本草插圖相比，該書新增圖中的九十五幅非藥物形態插圖是一大特色。在五百七十四幅新增藥物形態圖中，最有學術價值的是三百三十八幅寫生圖。這些圖絕大多數是日常習見之動植物和常用藥材，少數取材過濫。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根據文字或想像繪成的百餘幅「創作」是最大的失誤。這類插圖違反了科學繪圖的基本原則，容易對後世用藥產生誤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此後在其影響下的明代彩繪《食物本草》和《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中，都出現了非寫實藥圖、繪圖取材過濫等弊病。

### 三、彩繪《食物本草》及其插圖

#### （一）彩繪《食物本草》概述

該書四卷，內有彩圖，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定為明抄繪本。原著錄作為明盧和（正德時人）《食物本草》的一個版本。<sup>73</sup>筆者在普查本草文獻時得見此書，並首次報道了其簡況。<sup>74</sup>此後該書被作為獨立

<sup>73</sup>中醫研究院、北京圖書館，《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1961），頁99，「0971 版本5」。另薛清錄主編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頁196，「02743 版本5」即此。

<sup>74</sup>鄭金生，〈中藥書籍資料的查找與利用（五）〉，《中藥材科技》1983.6: 40。

書著錄。<sup>75</sup>二〇〇〇年，該書影印本收入《中國本草全書》，由華夏出版社出版。同年該社又將該書單行。<sup>76</sup>此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線裝彩色四卷本於二〇〇一年<sup>77</sup>、日本杏雨書屋所藏三卷本彩繪《綉像食物本草》於二〇〇三年陸續影印出版。<sup>78</sup>

該書形制表明其為宮廷之物。其流入民間的過程不明。據悉該書乃湯爾和(1878-1940)一九一二年創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北京醫科大學的前身)時從武昌醫館接收而來。一九五九年北京醫科大學將此書送北京圖書館收藏。<sup>79</sup>

該書文字內容傳世甚廣。李時珍最早載其作者：「正德時，九江知府江陵汪穎撰。東陽盧和字廉夫，嘗取本草之係於食品者編次此書。穎得其稿，厘為二卷，分為水、穀、菜、果、禽、獸、魚、味八類云。」<sup>80</sup>以筆者所見，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隆慶四年(1570)序刊本卷首題「東陽盧和著，清江王貴校」。<sup>81</sup>該書內容又與明薛己(1488-1558)《本草約言》(卷34即《食物本草》)基本相同。盧、薛二氏撰書年代均在正德前後，故此書文字作者至今尚有爭議。<sup>82</sup>但

<sup>75</sup>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歷代中藥文獻精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424。

<sup>76</sup>〔明〕撰繪者佚名，《食物本草》，見《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sup>77</sup>〔明〕佚名著，《食物本草》(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sup>78</sup>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杏雨書屋藏書目錄》，頁442，「貴210」。

<sup>79</sup>該書近百年的流傳經過乃承北京大學醫學院醫史教研室前輩程之范教授口述。

<sup>80</sup>〔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1，頁11。

<sup>81</sup>〔明〕盧和，《食物本草》(明隆慶4年[1570]序刊本)，卷首。

<sup>82</sup>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歷代中藥文獻精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頁281-282主張為薛己所撰；默公，〈影印《食物本草》

其成書年代不會早於正德(1506-1521)，故彩繪之年也只能在正德之後。彩繪《食物本草》無序跋，不著撰、繪之人，與明《本草品彙精要》有許多相似之處，如版式、大小尺寸、顏料、字體、畫風均同，<sup>83</sup>工筆重彩，其為畫院畫師所繪，殆無疑問。

杏雨書屋存該書三卷本，原著錄為「清，闕名撰，清彩色鈔本」。宮下三郎先生最近訂正為「明畫士輯，正德時彩色鈔本」。<sup>84</sup>筆者檢視該本，書封有「鼎風讀書堂」朱印（小方陰文）。其書形制、字體行款、繪圖與明抄彩繪四卷本如出一手，難分伯仲。惟三卷本色彩更為亮麗，許多圖名清晰如新繪。文字略有差異。此三卷本乃四卷本脫去首卷，但卻書作「卷上、中、下」。卷中脫一葉（缺白鴨、黃雌鴨、綠頭鴨圖），餘皆同四卷本。

## （二）仿繪《本草品彙精要》的藥圖分析

四卷本收載食物藥三百八十六味，彩圖四百九十二幅。據報道，該書與《本草品彙精要》均有的二百三十五種藥物中，畫法完全一樣的四十四幅，相似的八十幅。筆者重新核實，在兩書均有的二百六十七幅圖中，《食物本草》仿繪圖二百一十三幅（占全部藥圖的 43.3%），

---

彩繪本序）提出了多種可能性，甚至認為該彩繪本就是原版文字，其餘都屬托名之作（見華夏出版社單行之《食物本草》影印本，卷首，頁 1-4）；近宮下三郎先生謂薛己《本草約言·食物本草》乃托名。參見《繡像食物本草》解說。

<sup>83</sup> 默公，〈影印《食物本草》彩繪本序〉，見《食物本草》（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頁 1-4。

<sup>84</sup> [日]宮下三郎，〈繡像食物本草解說·明代的食材圖鑒〉，見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繡像食物本草》（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發行，2003），頁 1-17。

僅水類完全無仿繪圖。該書有很多圖與《本草品彙精要》如出一手，例如麋、鬻、栗、胡桃、鱉等。但也有些圖看似有些不同，實際上仍屬仿繪。這是因為《食物本草》每圖只占半頁，均有欄線，因此要把《本草品彙精要》占一頁或大半頁的圖塞進半頁，就必須簡化原圖（多見於植物類藥），或者把動物的頭、尾方向扭轉，例如鷹、孔雀、羚羊、黃狗等，都屬此例。另外，還有很多仿繪藥圖特點全同，但方向全反，如粳米、練鵲、麋、鱈魚等。本文判斷仿繪圖，只核實主要特點，不拘於惟妙惟肖，絲絲入扣。

值得注意的是，「水類」圖無一仿繪，卻繼承《本草品彙精要》善於畫輔助圖的傳統，發揮藝術想像力，去表現各種水的宏觀狀態、採集或製取方法等。即便兩書都有的圖名（如熱湯、地漿、半天河等），畫師們也不願意因襲舊圖。但其他各類情況就不一樣了。尤其是穀類，仿繪圖竟占到兩書均有圖的 92%。其他各類圖仿繪率也接近 80%。

有些圖未能仿繪，是因畫師辨藥能力有限，不識草木名實。《本草品彙精要》某藥原有圖，但因名稱不一，《食物本草》畫師們就另繪一圖。此可見：茭白（菰根——括號內為《品彙》藥名，下同）、蒟蒻（蒟頭）、地蠶（甘露子）、稍瓜（越瓜）、金雞爪（枳椇）、土瓜（王瓜）、山查（棠球子）、鳧茨（烏芋）、禿鷲（鷲）、鷓鴣（水札）、獾猪（獾）、鮎魚（鮎魚）、鮫鯉甲（鮫鯉甲）等。油菜則與芸薹重出。《食物本草》繪者不解藥物的同物異名，更無能識別《品彙》錯誤藥圖，故其獼猴桃圖也被畫成紅桃狀。

以上分析說明，《食物本草》應當是能得見《本草品彙精要》的佚名畫院畫師所繪。沒有任何史料證明此圖譜是奉命而繪，所以只能是畫師們自己的選擇。此類圖譜在當時的條件下是無法印刷出版的，因此很難想像畫師們是為促進醫藥發展而繪製此書。筆者揣測畫師們很有可能是受其前輩的啟發，選擇繪製食物類本草插圖來展示自己花

鳥人物畫的技藝。其動機可能是自娛或練習，也可能是供行內觀摩交流。從繪圖中出現的低級錯誤來看，此書似乎並未像《本草品彙精要》那樣有藥局官員的協助，因此其學術質量又等而下之。

### （三）新繪圖與錯誤圖分析

彩繪《食物本草》既仿繪《本草品彙精要》藥圖，也借鑒其繪圖方法（如大量繪製輔助圖，出現人物 93 個），且變本加厲效尤《本草品彙精要》不憑實物而憑文字創圖的陋習，因此新繪圖中出現了很多錯誤圖。該書新繪圖二百七十九圖，超過了仿繪圖數，其大致類型如下：

新繪 279 圖	}	輔助圖	42 幅
		形態圖	單味圖 152 幅
	品種圖 85 幅		

彩繪《食物本草》有四十二幅輔助圖，總數不如《本草品彙精要》，但所占比例卻更高。輔助圖除三十三幅水類圖外，另有糝米、麵筋、罌粟、豆腐、鹹豆豉、魚膾、魚鮓、鹽、杏仁九圖。此外劃入品種圖的十六幅酒圖其實也是輔助圖。分析其繪圖對象，可知主要是針對無法表現形態的物品。其中易於描繪形態的只有罌粟和杏仁。屬於味類的杏仁是因果部已有「杏」圖，為免重複，繪一人敲核取仁圖。罌粟圖則不然，《本草品彙精要》已有該圖，畫師們視而不見，將罌粟誤畫成一人「罌」（缸）中取「粟」入炊的怪圖。畫師們連罌粟之名源於其果如罌、其子如粟都不知道，其辨藥水平之低於此可見一斑。

作為古本草圖特色之一的藥物輔助圖，不能僅從藥學去認識其價值。例如該書的「夏冰」圖，描繪一賣冰人挑擔售冰，這對民俗考察

可能不無裨益。但是將水類三十三個條目全部繪出輔助圖，包括屋漏水、洗碗水、潑坑水、豬槽水等等，意義何在？更有甚者，將「梅雨水」（梅雨季節的雨水），繪成採集梅花瓣上的雨水，似這等缺乏常識、犯低級錯誤的輔助圖，有不如無！

那麼，作為該書主體的藥物形態圖又如何呢？

該書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品種圖出奇地多。十六物下竟有九十二品種圖（新繪者 85 幅）。本文所謂品種圖，指一物因栽培、製作法、產地、外形等不同而形成的異名同物圖。例如「梨」，有十一個名稱各異的梨圖；「李」有二十一圖，「酒」有十六圖，茶有十圖。即便在當今的科學繪圖中，要表現植物栽培品種的特徵，已屬不易，更遑論能繪出口感、氣、味各異的果品和茶、酒之品種了。彩繪《食物本草》的畫師果真有超時代的能力嗎？倘真有此能力，則他們描繪其他特徵各異的食物必定更加出神入化。要解此謎，當分析其他新增的一百五十二種藥物形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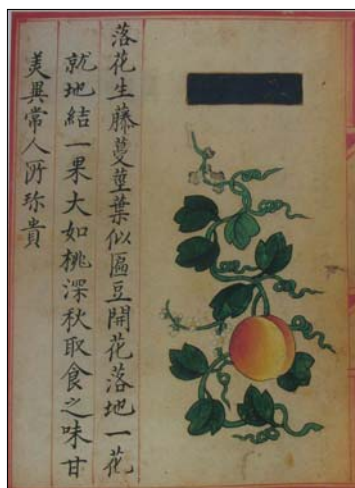
前已述及，《本草品彙精要》新增寫生圖達三百三十八幅，多為日常習見之品。彩繪《食物本草》描繪日常食物，應該更有佳作。遺憾的是，筆者能列舉的可能屬寫生之作不過十餘圖而已（如筍、稍瓜、絲瓜、無花果、驢、貓、黃鼠、貂鼠、黑魚、蝦、海螺等）。其中稍瓜描繪準確，而同物異名的越瓜，在《本草品彙精要》卻誤繪為甜瓜狀。但該書像稍瓜這樣的例子竟屈指可數。筆者逐圖考察，發現大多數新增形態圖似是而非（如果然、狨獸、狒狒等），明顯錯誤五十多處，包括多處類似「罌粟」、「梅雨水」之類的常識性錯誤。

例如，《食物本草》首出「落花生」，此物也是美洲傳來<sup>85</sup>的首

---

<sup>85</sup>落花生是否美洲原產，學術界仍有爭議。今《現代中藥學大辭典》謂《西陽雜俎》有「花生」一名，無形態描述，孤證不信。至於《滇南本草》，

批植物。其形態描述為：「藤蔓莖葉似匾豆，開花落地，一花就地結一果，大如桃」。除了果大如桃（可能是「桃仁」之誤）不確外，其餘形態都與今落花生(*Arachis hypogaea* L)相符。但該書竟據錯誤文字繪一果如紅桃狀（參見圖八），足證畫家並未見到實物。類似這樣根據文字（甚至錯誤文字）、或顧名思義描繪藥圖的例子，還有多種。例如「金雞爪」，其性能為「醒酒，其木造屋則屋中酒味皆淡」，可知即「枳椇」。本品果柄肥大扭曲，「如雞爪形」、



圖八 《食物本草》據錯誤文字繪成之「落花生」圖

「經霜乃黃」，<sup>86</sup>故有「金雞爪」之俗名。《食物本草》此名末字介於「爪」、「瓜」之間，畫師不解其物，故未仿繪《本草品彙精要》「枳椇」圖；又不解其名，故畫一樹結四大瓜。又該書將「鮫鯉甲」（穿山甲）誤寫為「鮫鯉甲」，畫師們不考其功效，誤獸為魚，畫出大魚一條。又藕絲菜，即藕薹（藕鞭），<sup>87</sup>別名「雞子管」。因「管」字誤寫作「菅」，就被畫成想像中的菅草。甚至若干常見植物圖也會錯得莫名其妙，例如把薄荷繪成百合樣，把薤菜繪成菠菜樣，馬蘭誤繪成馬蘭，馬檳榔誤作檳榔，甚至把《本草品彙精要》原正確的銀杏圖

向無明代真本，更不足憑。〔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謂「近時有一種名落花生者……亦奇物也」，可知花生到清代尚視為近時之物，故筆者仍認為花生乃美洲傳入之物。

<sup>86</sup>〔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31，頁1846。

<sup>87</sup>〔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33，頁1896。

改得面目全非。

畫師們顧名思義虛構繪圖造成了很多笑話。例如比目魚畫成了兩條魚身共一個頭，而不是一魚之兩眼在同側；江豚本是栖息水中的獸類(*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G.Cuvier)，形如海豚而小，但卻被畫成一頭健碩的豬；水母即今常食之海蜇(*Rhopilema esculenta* Kishinouye)，又被畫成了大蚌。茭白本草又叫「菰根」，《本草品彙精要》原有正確圖，畫師們竟憑一「白」字畫一白菜充數。鳧茨條文中已云「即今勃臍(葶藶)也」，《本草品彙精要》名為烏芋，圖形準確，但該書卻將其繪成茨菇狀。「蓴」在古代並非罕見之物，《本草品彙精要》「蓴」圖完全正確，而《食物本草》的「蓴」圖則被畫成了蒲、葦狀。宮下三郎先生將這些誤圖稱為「荒唐無稽的想像圖」。

也許是畫院畫師久居京城，不諳山野及南方植物，因此，許多動植物圖名不符實，如苕菜、茭米、蕨、紫菜、石耳、蔞菜、茛菪、蘋、甘藍、翹搖、櫛子、金櫻子、鸚鵡、寒號蟲、鱒魚、章舉魚、黃頰魚、邵陽魚、砂仁，等等。常見之物尚且如此，則稀罕之物如貂澤膏、貔、英雞、鮰魚、嘉魚、鯖魚等，今人都難定其種類，畫師又如何能知底裏？其圖虛構可知。

筆者認為，彩繪《食物本草》許多新增藥物形態圖乃根據文字想像繪製，並非寫實。據此反過來看其品種圖，就知道其虛構繪圖套路了。其中酒圖十六幅，凡是條文中出現的酒名均有一圖。例如廣西蛇酒，畫三酒壇，上各纏一蛇；枸杞酒則繪比人還高的枸杞樹，一人將枸杞連果帶枝投入酒壇。像這樣的輔助圖，並非寫實之作。再類推到梨、李、茶等，也都是條文列舉之各種品種，盡數入畫。畫家變換花樣形色，看似琳琅滿目，實則大多是虛擬之作（因毛色不同之禽獸圖可能是寫生），從本草學術角度來看，這些品種圖價值不大。

該書新增繪圖數量（267幅）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水液類普遍繪

製輔助圖，二是出現許多食品品種圖。但這兩類插圖多依據文字描述甚至據品名想像繪製。新增藥物形態圖中屬於寫生者很少，多為似是而非、甚至誤謬虛幻之圖。究其原因，當是承襲了《本草品彙精要》憑藉文字虛構圖形的陋習，疏於考證本草及考察實物，因此其新增插圖的本草學術價值十分有限。

#### 四、《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及其插圖

##### （一）《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概述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是最近出現的明代彩繪本草，古今書志從未著錄。該書所存彩圖數量僅次於《本草品彙精要》。二〇〇二年承黃龍祥先生告知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新收藏此書，又蒙該館裘儉主任幫助，得以順利進行研究。

該書為手繪本，今存十四冊。黃綾封面，書高 318 毫米，寬 210 毫米。正文框廓為朱絲欄四周雙邊，粗朱口，上下同向雙魚尾。每半葉框廓高 257 毫米，寬 185 毫米；八行，行十六字。正楷字體。以上形制，與《本草品彙精要》和《食物本草》非常相似。書前彩色牌記載「萬曆辛卯春制」，即繪成於一五九一年（以下簡稱「萬曆本」）。據其形制，該書為宮廷之物殆無疑問。

原書十四卷，萬曆本存十三卷（缺 12 卷果部）。全書共有藥物九百五十七種，萬曆本實存藥物九百一十三種，圖一千一百二十二幅。該書和《食物本草》一樣，不著撰繪之人，亦無序跋，不知撰繪始末。書前有一短文，將《素問·著至教論》之雷公與《雷公炮炙論》之作者雷敦混為一談。

該書無總論，總目錄後直接為藥物各論。各卷分類同《證類本

草》，計十部——金石、草、木、人、獸、禽、蟲魚、果、米穀、菜部。各藥文字簡要，以大字介紹藥名、味、性、良毒。功效主治，出產，形態，別名等（多節引《證類本草》）。其後或為「雷公云」（小字），摘引《證類本草》中所引的「雷公云」條文。最後為「歌曰」，以七言歌訣（小字）再次歸納藥物的性味功能。

據初步考訂，其文字的主體摘取自明俞汝溪（約為萬曆時人）《新刊雷公炮製便覽》。<sup>88</sup>俞氏書有藥九百六十八種，分類相同，藥物排列基本相同。各藥行文體例亦同，惟無七言歌訣。該書雖以「炮製」為名，卻只有二百三十六種藥物附有「雷公云」的炮製內容。彩繪《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在其基礎上增補七言歌訣，並配以彩色插圖。這些插圖除展示藥物形態之外，重點表現藥物加工炮製。書前有兩大幅彩圖，展示了該書的炮製主題。其一是雷公叩拜黃帝，接受賜書（且名為「受教圖」），其二為雷公指揮下的藥工製藥群圖（且名為「製藥圖」）。這兩幅插圖成為全書的標誌。

二〇〇三年二月筆者在日本杏雨書屋訪書時，承該館諸先生幫助，意外發現《補遺雷公炮製便覽》還有另一個傳本。此本《杏雨書屋藏書目錄》著錄為《精繪本草圖》，明彩色鈔本。<sup>89</sup>書前有一抄自《證類本草》的「雷公炮炙序」，各藥條除插圖及圖名之外，無任何文字。書中「玄」字缺末筆，「談」字變形，乃避康熙及嘉慶帝之諱，故當為清嘉慶以後抄繪本（以下簡稱「清轉繪本」）。

清轉繪本二帙八冊，僅有插圖四百零九幅。存圖之藥屬於草、果、

<sup>88</sup>《補遺雷公炮製便覽》見于薛清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02264（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165）著錄。白華、鄭金生，〈《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文字作者考〉，《中藥材》，26增刊(2003): 57-59考得《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的文字內容主體源于俞汝溪《新刊雷公炮製便覽》。

<sup>89</sup>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杏雨書屋藏書目錄》，頁501。

穀、菜、金石水土諸部，無禽、獸、人、蟲魚之藥。此《精繪本草圖》卷首亦有萬曆本之「受教圖」和「製藥圖」，另「天子藉田三推犁下土」圖被挪至書前。此本絕大多數插圖同萬曆本，而且存在和萬曆本一樣的錯誤（如射罔、烏喙圖均錯，又均誤「蜀漆」為「濁漆」等）。這些證據表明，清轉繪本的確是萬曆本的一種傳本。該本無文字內容，繪圖質量較差，但很重要的是，清轉繪本有萬曆本亡佚的果部插圖二十九幅，玉石部圖三幅，這對於考察《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插圖非常有價值。但是，清轉繪本所存的插圖，並不全出自《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其中包括《本草品彙精要》的插圖，甚至有《本草綱目》首出的藥物之圖（如三七、瑞香、水仙等近 20 種）。關於萬曆本與清轉繪本的比較將另文報道。

將萬曆本、清轉繪本實存的插圖除去重複，可得一千一百五十三圖。下文的研究即以這兩種傳本實存的藥圖為依據。此外該書可考的亡佚之圖至少還有十九幅，<sup>90</sup>因此現知《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原本存圖當在一千一百七十二幅以上。經考察，該書插圖與《本草品彙精要》有著密切的承繼關係。

## （二）仿繪《本草品彙精要》插圖的數量與分析

在與《本草品彙精要》進行比較之前，有必要介紹《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插圖的特點。即該書的藥物形態圖、炮製圖（包括輔助圖）經常混雜成一圖，或一圖容納兩種植物，或有圖無名，這種混亂狀態給統計圖數帶來很大的困難。故本文計算該書插圖幅數仍以圖名為單

<sup>90</sup>萬曆本可考缺失之圖有白瓷瓦屑、檳榔及炮製圖、羚羊角、炮製羚羊角圖 5 圖；清轉繪本可考缺失之圖有豆蔻、芋、烏芋、石蜜、李核仁、林檎、楊梅、胡桃、獼猴桃、海松子、柰子、庵羅果、橄欖、楹梲 14 種。

位（含脫漏圖名者），但這個數字卻少於實際藥物形態圖與炮製圖·輔助圖的總和。

逐圖對照並統計，結果表明，《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現存仿繪《本草品彙精要》藥物形態圖七百七十幅（另有 19 種與他圖合一），炮製、輔助圖八十五幅，總計八百五十五幅，占全書現存插圖的 74.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仿繪的藥物形態圖，是依據《本草品彙精要》弘治原本而來。<sup>91</sup>在《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新繪製的二百九十八幅插圖中，藥物形態圖僅二十幅。由此可知道，《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約 97.5% 的藥物形態圖屬於仿繪。該書許多精美的動、植物形態圖（如禽、獸、蟲、魚之類）實際上都是轉繪而來。其中澤瀉、麋脂、孔雀、鬣等圖幾乎臨摹得一模一樣。但仿繪並非創作，因此，這部分插圖本身並無創新價值，要考察的是畫師為什麼選擇這些藥物形態插圖。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絕大多數藥物只有一幅形態圖，<sup>92</sup>這不同於前述兩種彩繪本草圖譜經常一藥多種形態圖。要從《本草品彙精要》一藥多圖中選取一幅代表正品的插圖，殊非易事。例如「人參」，《本草品彙精要》有不同的人參圖四幅，其中潞州人參才是歷代的正品。《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所選人參圖正是潞州人參圖。但此圖選對並不能說明該書畫師的辨藥能力很强，相反有很多例子說明畫師們在多圖選一時，其實非常盲目。例如常用中藥薏苡，畫師偏偏選中了《本草品彙精要》在其下新繪的玉米圖（可能因其果穗膨大美觀，參見圖九）。因此，像細辛、鬼臼、穀精草等圖都選錯了，也就不足為奇。

<sup>91</sup>《本草品彙精要》弘治原本卷 2 的藥圖在各種傳本中改動甚大，只有康熙轉繪本與之相似。而《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之圖亦同弘治本，是知該書依據的是《本草品彙精要》弘治原本。

<sup>92</sup>該書僅 4 圖中繪有兩個植物：黃檗、楮實、吳茱萸、稻米。

至於《本草品彙精要》原有錯誤藥圖（如及己、鴨跖草等），該書更無能辨識，甚至將原正確藥圖也改成錯誤圖。例如膾膈臍，《本草品彙精要》原圖比較準確，即今斑海豹。但《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卻改成前身爲獸、尾巴如魚的怪物。又如鬱金香，其原植物自古以來衆說紛紜。《本草品彙精要》根據文字畫成一棵狀似蓼的草，本來已屬想像，但《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又改爲一棵樹，其錯就更加離譜。畫師們的藥學知識之低下，於此可見一斑。

這種情況表明，該書和《食物本草》一樣，其繪圖者是有條件見到《本草品彙精要》的佚名畫院畫師。他們繪製該書，同樣不是奉命之作。所選的本草書，也不是經典或者流傳很廣的實用之書。因此，該書的繪圖者很可能與《食物本草》畫師一樣，是借某一本草書作爲展示自己花鳥蟲魚人物畫技的一個依托。其動機同樣有可能是出於自娛或行內交流的目的。該書的許多錯誤表明，繪製該書同樣沒有專門藥學人員的協助。

雖然該書該書絕大多數藥物形態插圖屬於仿繪，但其主題是「炮製」，因此衡量其插圖特點，應該在探討各類新增圖的基礎上，側重分析新繪製的炮製圖。



圖九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錯選之「薏苡仁」圖（右實為玉米圖）

### （三）各類新繪製插圖的分析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現存的一千一百五十三幅圖中，新繪圖二百九十八幅。按內容又可以分三類：一是二十幅藥物形態圖，二是五十四幅輔助圖（展示採集、生境習性、民俗、傳說等），三是二百二十四幅明確標名為「炮製某某藥」的炮製圖。分析這些新增插圖，有助於瞭解該書插圖的學術價值和畫師編繪此書的宗旨。

#### 1. 新增藥物形態圖

前已述及，該書藥物形態圖 97.5% 仿繪自《本草品彙精要》，新增者僅二十幅，且乏善可陳。對藥物考證比較有價值的是青葙子圖。該書不取《本草品彙精要》的滁州青葙子圖，另繪青葙子同屬近緣植物雞冠花。這提示當時已將雞冠花子、青葙子兩者混用（兩者種子幾乎無法區別）。另新繪的羅勒圖也比《本草品彙精要》「香菜」圖準確。但除此而外，該書新增的藥物形態圖或為常見易知之物（如赤馬蹄、牛角、水牛角、淡菜、菠薐等），或為想像繪製（如辟瘟雷、沒離梨、柯樹皮、欄木、楸木皮、秦荻梨、醜醜菜、鬱金香、臘胸臍等），後者有很多明顯的錯誤。就連南方極常見的蕹菜，也居然被畫成開小碎白花、柳葉狀的植物。此類根據文字想像的繪圖可以說沒有任何鑒定價值。

#### 2. 新繪藥物輔助圖

這類圖有五十四幅，其特點是加入了一些人物或者背景，輔助說明與藥物相關的內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該書人部藥輔助圖。

人部藥自本草有插圖以來，從來沒有人想過為該這類藥畫插圖。

《本草品彙精要》甚至專門對此加以說明：「人部舊本不圖，緣繪圖之設，蓋以取其便於識用耳。人身之物所同有者，故不復繪。」<sup>93</sup>但《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畫師們別出心裁，發揮其豐富的想像力，繪製了十六幅人部藥輔助圖。其中有的圖含義一目了然，如人胞，畫一婦新產，抱兒睡臥，另一婦持馬桶，欲傾倒在戶外挖好的坑中，這就是古代的埋胞（胎盤）習俗。「男子陰毛」圖則取其功效，俗傳本品可以治蛇傷，故其圖展示一人被蛇咬，另一人褪褲拔毛給傷者。至於「人精」，畫面是一張古老的木床，帷帳垂閉，踏板有男鞋一雙，桌上有男子冠帶，其內容就任人遐想了。它如髮髮、亂髮、人乳汁、頭垢、人牙齒、耳塞、人屎、婦人月水、浣禪汁、懷妊婦人爪甲、人血、人膽等，也盡皆有圖。人部藥輔助圖對藥物學並無價值，或許對民俗、服飾、家具等的研究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同樣，還有多幅輔助圖可能有益於本草學之外的研究。例如「天子藉田三推犁下土」有二幅大圖，其一表現大臣請求皇帝祭壇下犁，另一表現天子扶犁親耕。這本是一種古老習俗。李時珍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耒耜，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sup>94</sup>另「古鏡」圖實際上是古代的磨銅鏡場面。

有的輔助圖是為說明藥物特性而繪的。例如「石胡荽」別名「鵝不食草」，故繪兩人以草飼鵝，鵝不顧而走。落葵圖則畫一侍女向盛妝主婦獻落葵果實，表示本品可以悅澤人面。但雞子、雞窠中草、取雞窠中草之類的插圖，看不出有耗費筆墨的必要。還的輔助圖，是畫師們孤陋寡聞憑想像繪製的錯誤圖。例如烏喙、射罔，乃草本烏頭和

<sup>93</sup> [明] 劉文泰等，《御制本草品彙精要》，〈凡例〉，頁 35。

<sup>94</sup> [明]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7，頁 429。

烏頭的提取物，但該書卻將二物繪成喬木，有人在其下攀折花實。又地菘已有文字描述：「高二三寸，葉似菘葉而小」，但畫師們竟然不知道「菘」（即白菜）與「松」不是一物，將其繪成兩棵半人高（有一人在旁）的小松樹。因此，五十四幅新增輔助圖，大多憑想像繪製，有不少貽笑大方的錯誤。

輔助圖中有前已提及的「受教圖」和「炮製圖」，又以「炮製圖」最有意義。該圖雷公居中而坐，周圍九名藥工在切藥、碾藥、杵藥、研藥、煮藥、蒸藥、炒藥、篩藥、淘藥，展示了炮製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參見圖一〇）像這樣的炮製場面前所未見。「受教圖」則是根據《素問》雷公受教於黃帝的記載附會而成。



圖一〇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炮製圖」（自擬名）

### 3. 新繪藥物炮製圖分析

新繪藥物炮製圖是該書插圖的重點內容。那麼，該書確定繪製哪些藥物炮製插圖的原則是什麼？繪圖的依據又是什麼？

該書九百五十七種藥物下，只有約四分之一的藥條下附有炮製插圖，計二百二十四幅。經考察，該書插圖選擇的炮製藥物種類和展示炮製的方法，並不是根據明代臨床用藥實際，而主要是根據該藥有無「雷公云」的記載，少量是憑畫師個人的興趣。

所謂「雷公云」，是指錄自《雷公炮炙論》的條文。雷公即雷敷，隋（或劉宋）人，宋代就有不同說法。<sup>95</sup>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中首次大量引述該書，計二百四十二條，<sup>96</sup>冠以「雷公云」。《雷公炮炙論》的炮製法，多道家之法，非醫家所習用。其中有的藥物後世已不明其為何物（如醜醜菜），或臨床已基本不用（如赤地利、角蒿、灰藿、賣子木、鱗鱗、虎睛、珂等）。但因此書是第一部炮製專著，後世又把雷公（敷）與黃帝時代的傳說人物雷公混為一談，故入明以後，言炮製必稱雷公。實際上雷公炮製法過於煩瑣且不切實用，後世製藥直接沿用《雷公炮炙論》者並不多。但《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的畫師們並不瞭解炮製歷史，遂主要根據「雷公云」條文，繪出炮製圖。上述醜醜菜、赤地利、角蒿等諸多明代罕用藥物的炮製圖、甚至藥物形態圖，基本上都是憑想像繪製。

畫師們辨藥的知識極其貧乏，從炮製圖來看，他們對炮製所知亦不多，故其中亦有若干錯誤，甚至圖形與圖名不符。例如牡丹本用根，「雷公云」也是談炮製根，但插圖卻是炮製牡丹花。茵陳蒿歷來是採嫩苗陰乾，但炮製圖卻將其繪成小樹，有人在採集其葉。而虎杖等炮製圖，簡直不知所云。此類錯誤也可見於綴有「雷公云」條文之外的藥物條下的炮製圖。例如「炮製淡竹葉」圖，實際繪的是制取竹瀝的場景。又如「剪草」，至今來源難定，<sup>97</sup>但該書卻繪出了炮製圖！他如炮製鷹屎（乃揀拾鷹屎）、炮製扁豆，以及一些不需炮製、多為生用

<sup>95</sup>蘇頌之說，今存唐慎微《證類本草》，卷3，「滑石條」下，云「然雷敷雖名隋人，觀其書乃有言唐以後藥名者。」〔南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均將雷敷著錄為「古宋」（即南北朝劉宋）人。

<sup>96</sup>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172-173。

<sup>97</sup>謝宗萬，《本草綱目藥物彩色圖鑒》，頁185。

或鮮用的小草本、日常食物，該書也照繪圖不誤。部分炮製圖的構思雷同，無法體現各藥的炮製特點。因此，該書絢麗有餘，科學性不足，部分炮製插圖過濫、過虛。

有鑒於此，筆者揣測，該書畫師繪製本草炮製圖，其目的可能是把炮製作為他們創作人物活動畫的題材，本無意總結明代炮製經驗。所以他們不去描繪明代實際炮製法，而憑千年以前的「雷公云」條文及想像去繪圖。這就是畫師對藥物炮製知識一知半解，卻能畫出二百二十四幅炮製和五十四幅輔助圖的原因。筆者計點了該書萬曆本現存插圖中出現的人物，竟多達八百六十七個；該本缺佚、見於清轉繪本插圖中的人物還有四十四個，合計九百一十一人，堪稱空前絕後（此前宋《本草圖經》插圖中出現 54 人，明《本草品彙精要》176 人，彩繪《食物本草》93 人）。該書炮製圖雖多憑《雷公炮炙論》條文，但畫師們卻無法得知千年前的炮製器具形制，還必須參考明代的炮製實際來繪圖。和《天工開物》等許多技術圖一樣，《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展示的炮製技術實施場景和器具，是古代非常珍貴的炮製圖像資料。

該書炮製圖所用器具種類豐富，有刀具（鋤刀、菜刀、尖刀等）、粉碎器（杵臼、研鉢、鐵錘、人力推動的雙輪碾盤等）、鋸、蒸鍋、炒鍋、鍛鍋、煉丹爐、各種爐竈、盛器（壇、罐、缸、瓶、竹籩、籬筐、桶、盆等）、蒸籠、蒸桶、藥秤、笮籬、晾藥架，等等。其中描繪的切藥刀在北方地區沿用至今。

該書展示的炮製方法則有淨選（挑揀、淨洗等）、乾燥（風乾、曬乾、陰乾）、切制（切片、切段或鋸截）、粉碎（舂搗、研磨、碾碎、錘碎、過篩）、水製（洗、漂、泡、淘）、火製（炙、炒、煨、烘焙、烤）、水火共製（蒸、煮、熬膠），以及童便製、火煨取瀝等一些特殊方法。上述圖像資料在古代極為罕見。畫師們能捨棄風花雪月，用畫筆表現藥物炮製技藝，不管其原始動機如何，已屬難能可貴。

綜上所述，《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在明俞汝溪《新刊雷公炮製便覽》的基礎上，各藥條增補七言歌訣，並繪製彩色插圖至少一千一百五十三幅。這些插圖仿繪自《本草品彙精要》的有八百五十五幅，其中藥物形態圖七百七十幅（藥物 789 種），輔助、炮製圖八十五幅。該書現存新增繪插圖中，藥物形態圖二十幅，輔助圖五十四幅，炮製圖多達二百二十四幅。在分析各類新增圖之後，筆者認為其中最具有學術價值的是新增炮製圖。這些插圖主要根據《雷公炮炙論》條文繪製，部分反映了明代的各種炮製場面和炮製器具，為本草插圖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炮製圖像資料。

## 五、《金石昆蟲草木狀》與《本草圖譜》

《金石昆蟲草木狀》與《本草圖譜》乃明末清初民間畫家所繪。其書名與體例雖已變更，但仍屬《本草品彙精要》傳摹本。此二書因畫史書有載而為世人所知，但當今美術史研究者似乎並不知道它們至今猶存，更不明瞭此二圖譜的淵源所自，故於本文之末簡述之。

### （一）《金石昆蟲草木狀》藥圖分析

該書為明文倣繪，今存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sup>98</sup>有關該書一般情況，已見報道，<sup>99</sup>茲不贅述。該書前有四序，以其夫趙均之叙(1620)言

<sup>98</sup>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中央圖書館增訂本，1967），卷3，頁554。

<sup>99</sup>大陸所見報道有：容鎔，〈臺灣準備出版明末畫卷《金石昆蟲草木狀》〉，1984.4: 10-12；曹暉，〈《本草品彙精要》之藥圖傳摹本考辨〉，《杏苑中醫文獻雜誌》1991.3: 10-12。其中引李清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金石昆蟲草木狀二七卷〉文，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2.1(1979):

此書始末最詳。

趙均（一作靈均）謂「此《金石昆蟲草木狀》，乃即今內府本草圖彙秘籍爲之」。「始於丁巳(1617)，訖於庚申(1620)，閱千又餘日，乃得成帙，凡若干卷。」<sup>100</sup>觀其彩圖，此「內府本草圖彙秘籍」當指《本草品彙精要》無疑。但地處江蘇吳縣寒山的文倬何以能得到此書摹繪？趙均語焉不詳。或揣測底本乃其先祖文徵明在京時摹繪以歸，<sup>101</sup>然有待確證。

該書十二冊，未分卷次。其分類與《本草品彙精要》相同。目錄依次爲金石(3)、草(9)、木(6)、獸、禽、蟲(2)、果、米穀、菜、外草、外木類，計二十七部分，故書志著錄爲二十七卷。實則當爲二十六卷，因外草、外木類諸圖排列在一起，《證類本草》同此，原作一卷。

此書各藥除卷首目錄及各藥圖之名外，別無文字。其圖雖摹繪《本草品彙精要》，但亦有小變動。趙均云：「中間雪華、菊水、井泉、垣衣、銅弩牙、東壁土、敗天公、故麻鞋，以及陶冶鹽鐵諸圖，即與此書不倫，然取其精工，一用成案，在所未刪也。若五色芝、古銖錢、秦權等類，皆肖其設色，易以古圖；珊瑚、瑞草諸種，易以家藏所有。並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耳。」可知文倬爲了保持某些精美彩圖原樣，即便非金石昆蟲草木類的水、土、器物、取鹽煉鐵等圖也未加刪除。另有一些物品或依古圖重繪、或據家藏寫生，取長棄短，使之更加美觀。

---

91-94。

<sup>100</sup> [明]趙均，〈金石昆蟲草木狀敘〉，《金石昆蟲草木狀》（明彩繪本），卷首。

<sup>101</sup> 曹暉，〈《本草品彙精要》之藥圖傳摹本考辨〉，《杏苑中醫文獻雜誌》，1991.3: 11。

該書各類目錄為趙均編寫，<sup>102</sup>合計一千零六十二條。但此目錄乃藥名與圖名的混合物，且有疏漏（漏7藥11圖）。趙氏若能從圖名看出某些圖屬一藥之圖時，他就用藥名立條（下記圖名或圖數），否則他就徑以圖名立條。這表明趙均編制目錄時，並未依據《本草品彙精要》舊目或正文。因此，此目錄無法用於統計藥數和圖數。若依舊目及該書實際圖數（仍以圖名為準）計算，則該書在一千零一十七藥物下出一千三百一十五幅彩圖。<sup>103</sup>與《本草品彙精要》一千三百六十七圖相比，少繪五十四圖，新增兩圖。

逐圖考察五十四幅未轉繪的《本草品彙精要》圖，發現其中卷二的十九幅藥圖全部未見。這和趙均所說「在所未刪」的取舍原則不合。考慮到今存各種《本草品彙精要》傳本的卷二，除康熙本外，都不與弘治原本相同，那麼有可能是：可供外界摹繪的底本其卷二原缺，所以摹繪者或自創新圖，或缺脫不繪。據此，至少可以肯定，《金石昆蟲草木狀》的底本決非弘治原本之易名傳繪本。

除此而外的未繪之圖，以原屬輔助圖者居多。<sup>104</sup>這些圖可能是繪圖者覺得與金石昆蟲草木之形態無關而被刪除。至於其他散在的未繪之圖，原因有多種。如菊花、白蒿、梧桐，可能是因已有同物形態相似之圖，故略去其一；柘木耳為弘治本所獨有，恐所用摹繪底本無此圖；白瓷瓦屑圖過於瑣屑，而汾州甘草、衡州栝樓、齊州秦艽、冀州

<sup>102</sup> [明]張鳳翼：「靈均為之序，述而紀其目」。見《金石昆蟲草木狀》（明彩繪本），卷首。

<sup>103</sup>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所載為藥材1070種，圖1315幅。則藥材數恐據趙均目錄計算。其圖數核對仍為1315幅，其中玄明粉1圖誤出2圖名，又水銀、芥之下各有2圖合作一幅。

<sup>104</sup> 計有：修事雲母法、解鹽、伏龍肝、鑄墨、井底砂、漿水、熱湯、冬灰、梁上塵、煨龍灰、烏古瓦、青黛、燕蓐草、屋游、鉛霜、甘爛水、配合礬汞、胡麻油、鉛糖、酒、麩、醬、醋、豉、春杵頭糠、陳廩米等26圖。

小蘄則恐是漏繪。

在仿繪《本草品彙精要》插圖時，文倣改動極少。由於該書基本上是每頁一圖，因此許多在《本草品彙精要》中只占半頁的圖，在《金石昆蟲草木狀》中就必須稍微左右擴充，使之更加美觀大方，但這不算是改動。筆者核對的結果，稍事修改、略有增減的只有六、七個圖（如生鐵、海州卷柏、藤蕪、蘭草、豬腰子、梅實等）。重新繪過、或改動重大的藥物有珊瑚、秤錘、古文錢、銅錫鏡鼻、五芝（青黃黑白紫五種芝草）、滁州百合、峽州貝母、龍、藕實共十三種。其中多數例子在書前趙均叙中已經提到。該書增補二圖見桑寄生之下。桑寄生原有一圖，繪圖者已將原桑樹之葉誇大，且另增兩圖，含桑寄生和槲寄生，此正是至今沿用的兩種桑寄生藥材來源。

要之，文倣的《金石昆蟲草木狀》極為精美，作為美術作品自有它的珍貴之處。但從學術角度，此畢竟屬摹繪之作，並無多少創新。據趙均叙：「余家寒山，芳春盛夏，素秋嚴冬，綺縠幽岩，怪隄奇葩，亦未云乏。復為《山中草木蟲魚狀》以續之……務以形似求之。物各有志，志各以時，俾後覽觀，案圖而求，求易獲耳。亦若干卷，附之簡末。」倘若文倣將週邊之物寫生而成的《山中草木蟲魚狀》得以傳世，其學術價值必將高過《金石昆蟲草木狀》。

## （二）《本草圖譜》之藥圖

此書二冊原藏范行準(1906-1998)栖芬書室，<sup>105</sup>今歸藏中國中醫研究院。<sup>106</sup>後又在原北京圖書館發現此書的另外三冊。曹暉對此書研究甚

<sup>105</sup> 范行準，《栖芬室架藏書目·本草》（北京：北京醫學院油印本，1975）。

<sup>106</sup> 薛清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頁168，「02279」。

詳，<sup>107</sup>始末已明。今《中國本草全書》將此五冊合在一起影印出版。

108

據該書所鈐印記，繪圖者為明末清初周淑祜（一作祜）、周淑禧（一作禧）姐妹。撰文者為其父周榮起(1600-1686)，<sup>109</sup>或考約成書於一六二〇至一六三七年之間。<sup>110</sup>但據周淑禧的生卒年（約 1624-1705）推測，也有可能是入清以後之作。原書每冊前有目錄，卷首題「本草圖譜 / 卷之」，足見是未定之稿本。各冊藥數十五種左右，五冊目錄有七十四藥，實存七十二圖，屬於《金石昆蟲草木狀》之金石、草、木、禽類。

《池北偶談》提到周禧曾得文俶之本草圖臨仿，<sup>111</sup>可知該《本草圖譜》乃前述《金石昆蟲草木狀》的摹繪本。該書的「秤錘」即是《金石昆蟲草木狀》改繪之圖，可為明證。不同的是，該書每藥有周榮起抄錄的簡短藥性功治一篇。《池北偶談》稱周氏姐妹之作為「絕品」，這一記載也屢見現代美術工具書轉載，足證此書在美術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價值。然研究其圖之源流，乃純屬臨摹，雖色彩艷麗，裝幀精美，為美術之珍品，從本草學術角度來考評其價值，似無可稱道。

以上二書繪成時代較晚，且均屬傳摹，故其藝術與學術價值均無法與其前三種本草彩色圖譜相比肩。但就是這樣的二本圖譜，已經受到了古代書畫家的贊譽，因此眾多明代畫家所繪本草圖譜的浮現，似乎更應該引起當今中國美術史界的關注，對其藝術價值給予評價。

<sup>107</sup> 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明抄彩繪《本草圖譜》考察〉，《中藥通報》13.5(1988): 6-7；曹暉，〈《本草圖譜》再考辨〉，《中國藥學雜誌》，27 卷增刊(1992): 32-36。

<sup>108</sup> 中國文化研究會，《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第 27 卷。

<sup>109</sup> [明] 周淑祜、[明] 周淑禧，《本草圖譜》（明彩繪本）。

<sup>110</sup> 曹暉，〈《本草圖譜》再考辨〉，《中國藥學雜誌》，27 卷增刊(1992): 32-36。

<sup>111</sup> [清] 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2，頁 350。

## 六、結語

本文對明代畫家彩色本草插圖的研究結果表明，其源頭《本草品彙精要》並非深藏宮中不露，曾在明清畫家之中流傳轉繪。《本草品彙精要》及其附圖傳抄摹繪本共九種（內 4 種全帙），存圖六千九百六十五幅；更名改編轉繪本《金石昆蟲草木狀》及《本草圖譜》共存圖一千三百八十九幅；承襲增繪而成的《食物本草》和《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二書及其傳本存圖共二千三百五十五幅。以上各書總計有圖一萬零七百零九幅，數量驚人。即便除去仿繪及重複圖，其插圖也至少有一千九百八十七種。這是非常珍貴的一批明代本草及繪畫財富。其中屬於傳摹本的《金石昆蟲草木狀》及《本草圖譜》早已見諸記載並獲得美譽，而其源頭《本草品彙精要》及其增補本的《食物本草》和《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反而少為人知。因此，該文探討這批明畫院畫師為主繪成的本草圖，也可能對中國古代美術研究者有所裨益。

從本草學術角度研究明代畫家各種彩色本草插圖，其中最具有價值的還是《本草品彙精要》。該書以《證類本草》舊本為基礎，一千三百六十七幅插圖中，新增圖達六百六十七幅（其中寫生圖 338）。此外仿繪圖也常將藥材寫生圖與舊圖「嫁接」。這些新增或改繪的插圖豐富了本草學的內容。然其最大弊病是畫院畫家有時根據文字或想像繪圖，導致取材過濫（輔助圖急劇增多）及圖形錯誤。這些弊病對此後佚名畫院畫師繪製的《食物本草》和《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有直接影響。

彩繪《食物本草》以盧和《食物本草》內容為基礎，繪製四百九十六幅插圖。該書除仿繪《本草品彙精要》之圖外，新增二百七十九圖，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水液類輔助圖和飲食物品種圖共百餘幅。經分析其繪圖依據，發現該書新增的寫生圖較少，大多是不憑實物而靠文

字及想像繪製的插圖，因此錯誤甚多。

以明俞汝溪《新刊雷公炮製便覽》內容為基礎編繪的《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存圖一千一百五十三幅，其中仿繪《本草品彙精要》弘治本之圖八百五十五幅。該書 97.5% 的藥物形態圖取自《品彙》。新增人部藥輔助圖和二百二十四幅炮製圖是其特色，後者前所未有地展示了諸多古代炮製技術實施的場景和器具。但其炮製藥物種類和炮製法主要依據《雷公炮炙論》的文字記載，未能立足明代藥物炮製實際。新增的人部藥及其它輔助圖，可能對本草學之外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

明代前期，畫院體花鳥畫在當時的花鳥畫壇上占領導地位。<sup>112</sup>因此，明代留下眾多明代畫師的本草插圖，與其時美術發展不無關係。明代畫院畫師參與繪製《本草品彙精要》插圖，最初是奉命而行，有藥局官員協助，因此其插圖對本草學術有較高價值。但此後的畫院畫師是自發選取某一專題（食物、炮製）本草，然後據其內容施展畫技，而非旨在通過繪畫總結當時該專題的本草知識。其繪圖動機可能是展示技藝以自娛，或供行內藝術觀摩。至於諸多摹繪本，也基本屬於畫家內部的技藝交流或傳承。瞭解畫家繪製本草插圖的原因，有助於對其插圖的學術考察和評價。

畫家精湛的繪畫技巧和敏銳的觀察力一旦用於寫生藥物實體，就會產生藝術與學術價值均屬上乘的精品。他們職業性的創作意識是許多本草新增圖產生的原因。然而藝術家長於形象思維，具有美學眼光，但卻缺乏藥學知識，忽視本草圖的科學屬性，以致憑文字和想像創造出許多缺乏本草學術意義的藝術品，並賦予古代本草插圖每多輔助圖（包含人物活動）的特性。

<sup>112</sup>張光福，《中國美術史》（北京：知識出版社，1982），頁 414。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明代畫家彩色插圖雖然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但其本草學術價值是有限的。在評價或利用明代畫家繪製的彩色本草插圖時，必須充分注意分離其藝術性與學術性，不可輕易互相替代。

## A Study of the Colored Illustrations of Bencao by Artists in Ming Dynasty

Jinsheng Zheng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mong the five types of colored pictures of Bencao drawn by the artists and their copies, 10,709 illustrations can be found today, with those in *Bencao Pinhui Jingyao* dated the earliest. 700 of the 1,367 illustrations were copied and colored from the black-and-white illustrations of *Zhenglei Bencao*, with another 667 newly added or revised. The pictures from nature are of high academic value but also have some flaws; for instance, the illustrations were based on the texts or imagination. Thereafter, all of the four Bencao illustrations with colors are drawn, added or omitted on the basis of the *Bencao Pinhui Jingyao*, while *Jinshi Kunchong Caomuzhuan* and *Bencao Tupu* are copies. *Shiwu Bencao* includes 492 illustrations and 279 newly added illustrations, which include over one hundred appendix illustrations of the Liquid Category and the breeds/strains of the Edible Category. *Buyi Leigong Paozhi Bianlan* includes 1,153 illustrations, including newly added illustrations of the group of Human Drugs and 224 illustrations of Processing Drugs, which unprecedentedly show many techniques and instruments used in the processing of medicines in ancient

times. Due to their lack of medical knowledge, the artists ignore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Bencao* illustration. As a result, they fabricated many pictures that lack the academic value of *Bencao* and added many appendix pictures based on the ancient *Bencao* illustrations (including people's activities). Therefore, although the colored illustrations drawn by the artists in Ming Dynasty are of very high artistic value, They fail to convey the academic value of *Bencao* learning.

**Keywords:** *Bencao* (Herbal foundation), Illustrations of *Bencao*, *Bencao Pinhui Jingyao*, *Shiwu Bencao*, *Buyi Leigong Paozhi Bianlan*, *Jinshi Kunchong Caomuzhuang*, *Bencao Tupu*